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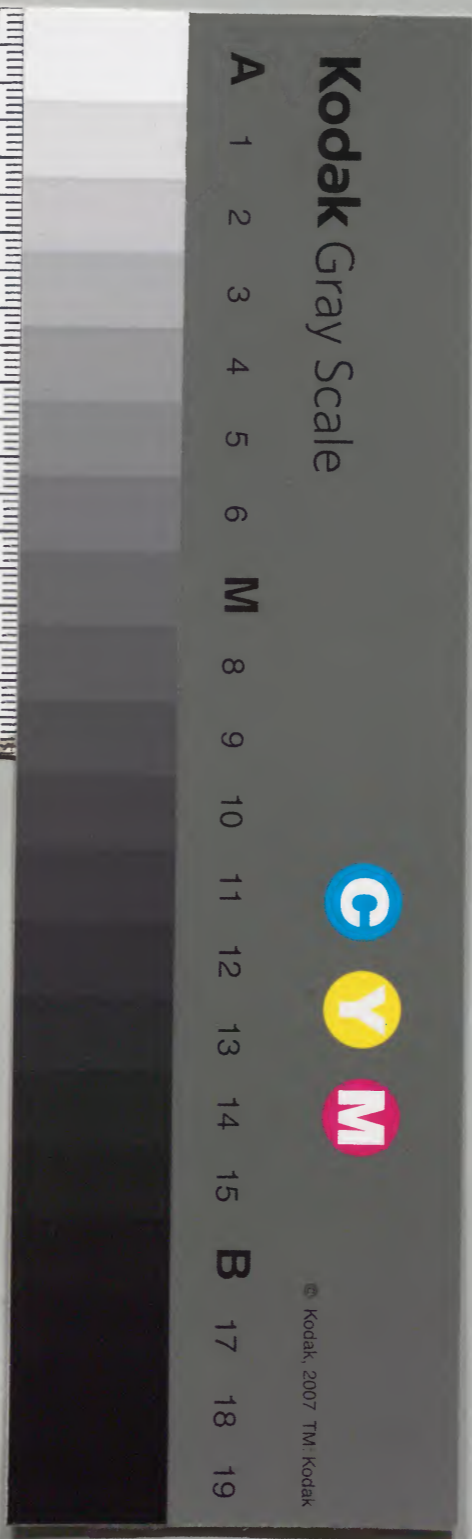
# 唐書



| 內閣文庫 |    |      |
|------|----|------|
| 函    | 冊  | 號    |
| 三八   | 四〇 | 二一三〇 |
| 架    | 冊  | 號    |
|      |    | 漢書   |

| 內閣文庫 |    |      |
|------|----|------|
| 函    | 冊  | 號    |
| 三八   | 四〇 | 二一三〇 |
| 架    | 冊  | 號    |
|      |    | 漢書   |

| 內閣文庫 |     |       |
|------|-----|-------|
| 番號   | 漢   | 2130  |
| 冊數   | 240 | (227) |
| 函號   | 282 | 2     |



周王鄧陳劉趙二楊

列傳第一百一十一

唐書百八十六

周寶字上珪平州盧龍

人曾祖待選為魯城令安祿山反率縣人

拒戰死之祖光濟事平

盧節度希逸為牙將每戰得攻魯城者必

手屠之歷左贊善大夫

洧以徐州歸天子父懷義通書記擢

累檢校工部尚書天德

西城防禦使以徙城事不為宰相李吉甫

所助以憂死寶藉蔭為

千牛備身天平節度使殷侗嘗為懷義參

軍寶從之為部將會昌

時選方鎮才校入宿衛與高駘皆隸右神

策軍歷長原鎮使以善

擊毬俱補軍將駢以兄事寶寶彊毅未嘗

詘意於人官不進自請以毬見武宗稱其能權金吾將軍以毬喪

一目進檢校工部尚書涇原節度使務耕力聚糧二十萬斛號良

將黃巢據宣歙徙寶鎮海軍節度兼南面招討使巢聞出采石略

揚州僖宗入蜀加檢校司空時羣盜所在繫結柳超據常熟王敖

長

據昆山王騰據華亭宋可復據無錫寶練卒自守發杭州兵戍縣  
鎮判八都石鏡都黃昌王之清平都陳晟王之於潛都吳文學王  
之鹽官都徐及王之新登都杜稜王之唐山都饒京王之富春都  
文禹王之龍泉都凌文王之中中和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天下租庸副使封汝王寶和裕喜接士以京師陷賊將赴  
難益募兵號後樓都明平董昌據杭州柳超自常熟入睦州刺史  
韋諸殺之四年餘杭鎮使陳晟攻諸諸以州授晟寶子璵統後樓  
都辱不能馭軍部伍橫肆寶亦稍惑聲色不郵事以塔楊茂實爲  
蘇州刺史重斂人不聊出令孜以趙載代之茂實不受命寶表留  
不聽乃殘鄂署汙垣趙載以王蘊代載載留潤州初鎮海將張  
郁以擊毬事實光啓元年賊剽崑山寶遣郁領兵三百戍海上郁  
醉而叛王蘊謂州兵還不設備郁遂大掠蘊嬰城守寶遣將

拔從討定之郁保常熟因攻常州刺史劉革迎降衆稍集寶遣將  
丁從實督兵攻之郁走海陵依鎮遏使高霸從實遂據常州及董  
昌徙義勝軍節度使寶承制擢杭州都將錢鏐領州事宣州賊李  
君旺陷義興守之是時右散騎常侍沈誥使至江南負田令孜勢  
震暴州縣嗣襄王下令搜令孜黨寶收誥及趙載殺之高駢領鹽  
鐵辟寶子佶爲支使寶亦表駢從子在幕府駢爲都統寢不禮寶  
寶銜之帝在蜀淮南絕貢賦謾言道浙西爲寶剽阻帝知其誣不  
直駢自是顯隙駢出屯東塘約西定京師寶喜將赴之或曰高氏  
欲圖公地寶未信駢遣人請會金山謀執寶寶答曰平時且不聞  
境上會況上蒙塵宗廟廢辱寧高會時耶我非李康不能爲作功  
勲欺朝廷也駢遣人切實亦諾絕之會部將劉浩刁穎與度支  
催勘使太子左庶子薛朗叛寶方寢外兵格鬪火照城中寶驚出

論曰爲吾用則吾兵否則寇也六州皆我鎮何往不適乃自青陽門出奔士大掠官屬崔綰陸鏐田倍皆死浩奉朗領府事實至奔牛埭駢饋以壑葛諷其且亡也寶抵于地曰公有呂用之難方作無謂我卽奔常州依丁從寶召後樓都無一士至者錢鏐遣杜稜成及攻薛朗稜子建徽攻從寶聲言迎寶擊破賊君旺取船八百艘遂圍常州從寶奔海陵鏐具纜韃迎寶舍樟亭未幾殺之不淹月而駢爲畢師鐸所囚寶死年七十四贈太保鏐以杜稜守常州文德元年拔潤州劉浩亡不知所在執朗剖其心祭寶使阮結守潤州楊行密殺高霸而張郁丁從寶皆死初黃巢平時薄遣小史李師悅上符璽拜湖州刺史昭宗時遷忠國軍節度使董昌反師悅連和與鏐有隙而結好於行密安仁義次潤州復助之乾寧三年卒子繼徽代以地附其將沈攸謂不可繼徽乃奔

晟據睦州十八年死弟詢代立與鏐忌已因徐綰亂與田頔通鏐割桐廬隸杭州詢遂絕鏐攻蘭溪鏐使方永珍擊詢天祐元年行密遣將闕睦陶雅救之執鏐弟鑑大將王求等全武等未幾鏐將楊習攻婺州詢乃奔楊渥渥以金師會守之鏐破衢州師會走鏐取其地

王處存京兆萬年人世籍神策軍家勝業里爲天下高貴父宗巧射利後靡自奉僮千人以此奮累除檢校司空金吾大將軍遙領興元節度使處存自右軍鎮使歷檢校刑部書定州制置使累遷義武節度使黃巢陷京師處存號哭不俟分麾下兵二千間道至山南衛乘輿外約王重榮連盟進屯渭橋而涇州行軍司馬唐弘夫亦屯渭北詔處存檢校尚書右僕射督戰俄拜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中和二年授京城東面都統每痛國難未夷語輒流涕

軍中多處存義愈爲之用素善李克用又故婚好遣使十輩曉譬  
迎勸卒共平京師王鐸差與復功以勤王舉義處存爲第一收城  
破賊克用爲第一遷檢校司空復出兵三千屬大將張公慶會諸  
軍捕巢泰山滅之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田令孜討王  
重榮徙處存節度河中上書言重榮有大功不可改易搖諸侯之  
心不納趣上道軍次晉州刺史冀君武閉門不內而重榮拒詔處  
存臨事通便宜有大將風幽鎮兵悍馬彊其地執也而易定介於  
其間侵軼歲至及李匡威得志謀并取之處存善修鄰驩內撫民  
有恩痛折節下賢協穆太原以自助遠近同心歲時講兵與諸鎮  
抗無能侵軋者累加侍中檢校太尉卒年六十五贈太子太師諡  
曰忠肅二軍迹河朔舊事推子部由副使爲留後昭宗從之累拜  
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進太保光化三年卒

全忠使張存敬攻幽州以瓦橋潭潦道祁溝關郃方與劉守光厚  
乃昇叔處直兵擾其尾令騎將甄瓊章次義豐而存敬游奕騎已  
至且戰且引十餘里執瓊章而氏叔琮下深澤執大將馬少安圍  
祁州屠之斬刺史楊約休兵十日處直壁沙河存敬軍河北挑戰  
處直不出涉河乃戰處直大敗亡大將十五士死者數萬存敬收  
械甲以賦戰士而焚其餘遂圍定州郃斬親吏梁汶移書存敬且  
請盟俄而外郃陷郃以其族奔太原使處直王留後全忠亦至處  
直辭曰敝邑事上未嘗不忠事鄰未嘗不禮弗虞君之見攻也全  
忠責何故事克用答曰太原藉兄弟之舊修好往來常道也君苟  
爲罪請改圖全忠許之處直以從孫爲質上所持節卽獻絹三十  
萬具牛酒犒師存敬取成而還全忠表處直爲節度留後檢校尚  
書左僕射郃至太原克用表爲檢校太尉卒處直字允天復初爲

太原郡王

鄧處訥字冲韞邵州龍潭人少從江西人閔頊防秋安南中和元年還道潭州逐觀察使李裕召諸州戍校徇曰天下未定今與君等安護州邑以待天子命若何衆稱善乃推頊爲留後請諸朝僖宗方在蜀遣使者撫慰當是時撫州刺史鍾傳據洪州議者欲二盜相噬卽復置鎮南軍擢頊節度使頊悟不受命更爲檢校尚書右僕射欽化軍節度使以處訥爲邵州刺史朗州武陵人雷滿者本漁師有勇力時武陵諸蠻數叛荆南節度使高駢擢滿爲裨將將鎮蠻軍從駢淮南逃歸與里人區景思獵大澤中嘯亡命少年千人署伍長自號朗團軍推滿爲帥景思爲司馬襲州殺刺史崔翥詔授朗州兵馬留後歲略江陵焚廬落劫居人俄進武貞軍節度使先是陬溪人周岳與滿狎因獵宰肉不平而鬪欲殺滿不克

見滿已據州悉衆趨衡州逐刺史徐顥詔授衡州刺史石門峒酋向瓌聞滿得志亦集夷獠數千屠牛勞衆操長刀柘弩寇州縣自稱朗北團陷澧州殺刺史呂自牧自稱刺史頊旣彊大且治人有恩哀徐顥窮率兵納之向瓌召梅山十峒獠斷邵州道頊掩其營周岳羸軍誘戰頊墮伏中故大敗淮西將黃浩殺頊岳聞亂以輕兵入潭州自稱欽化軍節度使處訥聞之哭諸將入弔處訥曰與君等荷僕射恩若合一州之兵問周岳罪奈何衆曰善於是礪甲訓兵積八年結雷滿爲援攻岳斬之自稱留後昭宗詔拜武安軍節度使不三日會劉建鋒馬殷兵至攻澧陵處訥遣邵州豪傑蔣勛鄧繼崇率兵三千斷龍回關勛以牛酒犒師殷說勛曰劉公勇智絕人術家言當與翼軫間今精兵十萬攻必下戰必克收敗衆以餉軍公衰鄉兵扞關殆矣如下之富貴可得也勛謂然又其

下畏建鋒虐夜棄甲走建鋒至關曰此天意也盡用邵旗鎧趨潭  
 州守者以為勛軍納之既入處訥方宴執而殺之建鋒許勛賞未  
 及行遣請弗許勛怒率鄧繼崇攻湘鄉取邵州進壁定勝武安建  
 鋒使殷督諸將擊之殷大敗走江許鄉人夏侯陟教殷以奇兵出  
 迪田踰澗山據江為壁伏兵于莽誘勛度江勛見士未陣爭出鬪  
 殷分兵襲其壁麾灑江軍夾擊勛大敗拔定勝一壁進圍邵州未  
 下而建鋒死殷代為節度使勛請和不許卒禽勛斬之是時道州  
 蠻酋蔡結何庾衡人楊師遠各據州叛宿人魯景仁從黃巢為盜  
 至廣州病不能去以千騎留連州眾飢從蔡結求糧乃相倚杖與  
 州戍將黃行存誘工商四五百人據連州郴人陳彥謙殺刺史董  
 岳發官帑募士自稱都統勝兵四千零陵人唐行旻乘巢亂脅眾  
 自防盜永州殺刺史鄭蔚與景仁合從數遣謀賊盧實完壘自守

殷遣將李瓊攻永州殺行旻李瑋攻道州蔡結約峒獠為援久不  
 勝謀曰蠻所恃林藪耳乃屯大川伐山焚林獠驚走城陷執蔡結  
 何庾殷斬之李瓊出來陽常寧攻郴州陳彥謙出戰軍亂不能陣  
 斬彥謙進圍連州魯景仁乘城守三日不下夜焚其門入之景仁  
 自刺死項字公謹滿字秉仁岳字峻昭行旻字昌圖滿不修飾每  
 宴使客抵寶器潭中曰此水府也蛟龍所憑吾能沒焉乃裸入水  
 俄取器以出累遷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復元年卒子  
 彥威自立間荆南節度使成汭兵出襲江陵入之焚樓船殘墟落  
 數千里無人跡弟彥恭結忠義節度趙匡凝以逐彥威據江陵匡  
 凝弟匡明擊之還走朗州  
 陳儒江陵人世為牙右職廣明元年以鄭紹業為荆南節度使時  
 朗州刺史段彥謩方據荆南紹業憚之踰半歲乃至僖宗入蜀召

紹業還行在以彥暮代節度彥暮與監軍朱敬攻不平謀殺之敬  
攻覺先率兵入其府彥暮方寢拔劍縋城奔親軍壘不得入彥暮  
曰而等負我俄見害親屬僚佐皆死敬攻以少尹李燧爲留後且  
誣彥暮以罪帝遣中人似先元錫王魯琪慰撫密戒曰若敬攻可  
誅誅之以爾代而魯琪爲副敬攻盛兵出迎元錫等不敢發而還  
復詔鄭紹業爲節度使逗留不進敬攻署儒領府事明年遷檢校  
工部尚書爲節度使進檢校右僕射敬攻有悍卒三千號忠勇軍  
暴甚儒不能制初紹業將申屠琮率兵五千援京師旣歸儒告以  
忠勇撓治琮請除之大將程君從聞之率眾奔澧州琮追斬百餘  
人軍乃潰已而琮復顯軍雷滿三以兵薄城儒厚啖以利乃去淮  
南將張瓌韓師德據復岳二州自署刺史儒請瓌攝行軍司馬師  
德攝節度副使共擊滿師德兵上峽大略去瓌引兵入逐儒儒將  
奔行在旣又劫還囚之瓌滑州人暴勇而殘荆故將夷戮幾盡時  
以楊玄晦代敬攻監軍召敬攻還成都懼必治前罪稱疾自解前  
此數殺大將富商故積賄每曝衣統繡不可計瓌見心動遣卒賊  
之敬攻衣黃衣盜刺其腹死秦宗言來寇馬步使趙匡欲奉儒出  
瓌覺之殺匡而絕儒食七日死瓌固壘二歲樵蘇皆盡米斗錢四  
十千計杯而食號爲通腸疾死者爭啗其尸縣首于戶以備饜軍  
中甲鼓無遺夜擊闔爲警宗言不能下乃解去二年宗權遣趙德  
諱攻瓌瓌求救於歸州刺史郭禹禹率峽州刺史潘章解圍明年  
德諱又至諸將困于戰城遂陷瓌死人無識者併尸于井復州長  
史陳璠從瓌至江陵密斷瓌首置囊中走京師獻之授安州刺史  
劉巨容徐州人爲州大將龐勛之反自拔歸授埔橋鎮遏使浙西  
突陣將王郢反攻明州巨容以筒箭射郢死拜明州刺史徙楚州



團練使黃巢亂江淮授斬黃招討副使徙襄州行軍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巢據荆南俄遷山南東道節度使以扞巢屯團林江西招討使曹全晟與巨容守荆門關與賊戰巨容僞北巢追之伏與林樾間賊大敗執賊將十三人轉鬪一舍虜獲不可計巢浮江東奔巨容追之率十俘人以功遷檢校禮部尚書諸將欲乘勝追斬巢巨容止曰朝家多負人有危難不愛惜官賞事即忘之不如留賊爲富貴作地諸將謂然故巢復熾及陷兩京巨容合諸道兵討之授南面行營招討使累兼天下兵馬先鋒開道供軍糧料使檢校司空封彭城縣侯巨容防吏治時僖宗在蜀公卿多因巨容護赴行在山南西道節度使鹿晏弘爲禁軍所逐引麾下東出襄鄧秦宗權遣趙德諱合晏弘兵攻襄州巨容不能守奔成都始揚州人申屠生能化黃金高駟客之爲呂用之所譖亡奔襄漢所遣吏捕得生見巨容自言其術巨容留不遣田令孜之弟道襲州容出金夸之及在蜀匿生使術不得傳令孜恨之龍紀元年殺巨容夷其宗生并死巨容部將馮行襲者均州武當人以謀勇稱里中中和初鄉豪孫喜聚衆數千人謀攻城行襲伏士江澳以單舟迎喜曰州人思得將軍久矣顧將軍兵多必剽掠若留衆江北以輕騎進我爲鄉導城可下喜信之旣度江吏出迎伏甲與行襲擊喜斬之衆皆潰行襲乘勝逐刺史呂燁據均州巨容因表爲刺史帝在蜀均之右有長山當襄漢貢道有劇賊據險劫獻物行襲平之武定節度使楊守忠表爲行軍司馬使領兵檻谷口以通秦蜀鳳翔李茂貞養子繼臻據金州行襲攻拔之昭宗卽授金州防禦使時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將襲京師道金商行襲逆戰破之就擢戎昭軍節度使朱全忠圍鳳翔神策中尉韓全誨遣中人二

十輩督江淮兵過其州行襲方附全忠盡殺之收詔書送全忠天祐二年王建遣將王思綰攻行襲敗其兵州大將金行全出降行襲奔均州建以行全爲子更名宗朗授觀察使以渠巴開三州隸之宗朗不能守焚郛邑去全忠以行襲不足禦建遣別將屯金州行襲議徙戎昭軍於均州以金房爲隸全忠以金人不樂行襲以馮恭領州罷防禦使而廢戎昭軍

趙德諱蔡州人從秦宗權爲右將以討黃巢功授申州刺史光啓初與秦誥鹿晏弘合兵攻襄州節度使劉巨容奔成都宗權假德諱山南東道節度留後進攻荆南悉收寶貨留裨將王建肇守之遣人纜數百室明年歸州刺史郭禹來討建肇納之奔黔州德諱失荆南又度宗權必敗舉地附朱全忠全忠乃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卽表以自副加忠義軍節度使宗權平加中書令封淮安郡

王卒子匡凝嗣字光儀由唐州刺史自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昭宗卽授節度使不三年以威惠聞累遷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匡凝矜嚴盛飾前後持鑑自照全忠之敗清口匡凝與奉國節度使崔洪河東李克用淮南楊行密約合兵攻全忠會方城鎮過使度軫奔全忠發其謀全忠移書切責使氏叔琮攻唐州刺史趙匡璠降進圍隋州執刺史趙匡璠斬首五千級拔鄧州執刺史國湘匡凝懼乞盟全忠使親將陳俊王紳入叔琮軍崔璠留之紳亡歸洪與行密欲邀友恭軍不克會河東客伊超使淮南還過蔡洪亦留之因是并俊送全忠以部將苛拘爲解遣兄賢入質全忠還之質洪子於汴全忠使賢調蔡卒二千出戍將行大將崔景思不悅殺賢洪懼驅民趨申州遂奔行密麾鼓旦自餘里武昌杜洪邀之弗及蔡士多亡去從者纔二千人天祐元年封匡凝爲楚王時諸道不

上供唯匡凝歲貢賦天子全忠方圖天下遣人諭止之匡凝流涕曰吾爲國屏翰渠敢有他志副使王筠勸絕全忠全忠怒出兵攻之弟匡明大破汴軍於鄧州因勸匡凝與王建連和及荆南成汭敗匡凝取江陵表匡明爲荆南節度留後有詔拜檢校司徒荆南節度行軍司馬全忠以其兵分可圖也乃使楊師厚攻匡凝自將中軍繼之屯臨漢匡凝遣客謝囚不遣敗荆南救兵俘其將全忠循江而南師厚繇陰谷伐木爲梁匡凝以兵二萬瀕江戰大敗乃燔州軍舸夜奔揚州行密見之曰君在鎮輕車重馬輸於賊今敗乃歸我邪筠自殺全忠以師厚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遂趨江陵匡明亦謀奔淮南子承規諫曰昔諸葛兄弟分仕二國若適揚州是自取疑也匡明謂然乃趨成都王建待以賓禮授武信軍節度使分其衆爲崇義勇義順義廣義四都全忠遂有荆南

楊守亮曹州人本姓訾名亮與弟信俱從王仙芝爲盜亮身長七尺餘色如鐵仙芝死又事徐唐莒劫剽洪饒二州楊復光平江西得其兄弟養爲假子以信養於弟復恭家曰守亮守信復恭收京師守亮以戰多拜山南西道節度使檢校太保守信興平軍節度使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恭又以假子守貞爲龍劍節度使守忠爲武定軍節度使守厚爲綿州刺史初朱玫取興鳳州虢州刺史滿存以兵赴行在復收二州昭宗擢爲感義軍節度使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復恭四假子及利闡觀察使席儔等共攻王建建軍已圍楊晟分軍逼守厚軍未成列而敗先是守貞守忠闡建兵出拔衆奔綿州并力共攻東川弗勝建將華洪以兵萬人壁綿州之郊敗守忠守厚二人分道行收兵趨閬州始復恭敗依守亮而鳳翔李茂貞邠寧王行瑜鎮國韓建等共劾守亮納

叛人請以鎮兵討之茂貞自爲興元節度使以書誚責宰相帝爲  
削守亮官爵因詔茂貞問罪滿存來救不克以衆入興元茂貞拔  
興鳳洋三州破守亮於西乘勝入興元復恭挾諸假子及存奔閬  
州洪進圍之帝以徐彥若帥鳳翔以興元授茂貞茂貞不肯拜帝  
乃以其子繼密爲興元節度使俄而洪拔閬州守亮等皆挺身走  
將北奔太原趨商山飢甚丐食于野爲邏戍所縛見韓建守亮視  
建左右八百人皆常隸已語建曰此屬吾養之素厚無一爲我死  
公無費衣食不如殺之建許諾復曰公幸貸我俾生見天子陳先  
人功萬有一不死建檻車送京師吏縛以帛內毬于口帝御延喜  
樓問反狀守亮不得語頷而已左右白服罪卽執獻太廟斬獨柳  
下梟于市守厚死巴州麾下兵多歸王建存奔京師爲左武衛大  
將軍

楊晟不詳宗系隸鳳翔軍節度使李昌符畏其勇欲殺之妾周氏  
使亡去隸神策軍爲都校僖宗在陳倉邠寧朱玫遣萬騎合昌符  
追行在乃擢晟感義軍節度使檢校司空守大散關攻兵攻關晟  
數卻戰潘氏遂大敗內外無固志帝更徙興元晟西奔攻取興鳳  
二州晟襲文州逐刺史據成龍茂等州王建攻成都田令孜以晟  
故將與連和假威戎軍節度使守彭州晟擊建無功引還且畏建  
圖已乃約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兄弟合謀拒建掠新繁焚漢  
州又攻東川顧彥暉爲建兵所逐建使王宗裕率騎五萬圍晟食  
四郊麥掠民資產晟假子實以騎八千降於建建以奇兵襲楊守  
厚等皆亡去晟開門決戰大敗遂約降建饋十羊晟曰以我爲机  
上肉乎不出建築甬道屬陣以入斬晟首晟有仁心下懷其恩雖  
城中食盡無叛者初昌符死晟得其妾周母事之周請爲妻晟固

新且父問省乃視事愛將安師建者勇而有禮既就執建顧曰爾  
楊司徒足矣能從我乎謝曰司徒誓同死生不忍復戴日月三  
明不回乃戮之

顧彥朗彥暉者豐州人竝爲天德軍小校其使蔡京以兄弟有封  
侯相母厚禮之使子贈資稍稍進秩黃巢亂長安率軍同復京師  
彥朗遷累右衛大將軍光啓中擢拜東川節度使檢校太保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至劔門陳敬瑄使吏奪其節彥朗不得入保利州  
敬瑄誣劾彥朗擅興兵掠西境僖宗下詔申曉講和乃得到軍署  
彥暉漢州刺史初楊守亮忌壁州刺史王建凶暴欲逐之建聞合  
溪洞豪酋取閬州擊利州刺史走卽據二州守亮不能制彥朗與  
建雅舊陰助資饗建攻成都彥朗挾故憾與并力道路鄣梗敬瑄  
告難于朝帝詔和解又敕李茂貞鑄諭會彥朗卒彥暉自知留後  
明年爲節度使中人送節爲綿州刺史楊守厚所留守厚發兵攻  
梓州彥暉告急于建建使李簡救之戒曰賊破并取彥暉無須再  
往也簡破守厚軍彥暉辭疾不克取建素有吞噬心以彥朗與婚  
姪久未忍及彥暉則交好愈疏而境上關賦相稽詬建怒景福元  
年遂攻彥暉彥暉請救於楊守亮遣楊子彥成梓執建大將王宗  
弼彥暉責曰王公何以見討君爲大將不諫云何宗弼謝罪卽解  
縛使就館轡幕衾服皆具更養爲子改名琛明年建將華洪破綿  
州守厚走得彥暉節時詔已進彥暉檢校司空東川節度使矣乾  
寧二年昭宗在石門督彥暉建赴行在建率兵二十萬次綿州卽  
劾彥暉劫輜運回襲之彥暉不敢出但遣人塞建舟路建遂擊取  
巴閬蓬渠通果龍利八州帝遣中人爲兩川宣諭協和使建奉詔  
還而兵不解彥暉謀窘因大略漢眉資簡等州李茂貞亦欲爭其



賢敵於夷狄非捨之為害也甚矣

宗嘗有意潛襲蜀討陝漢以自全大將曹爽與傅

二王諸葛李孟列傳第一 百一十二 魏川中風節 氏間同開市 唐書百八十七

王重榮太原祁人父縱和末為河中騎將從石雄破回鶻終鹽

州刺史重榮以父任為列校與兄重盈皆以毅武冠軍擢河中牙

將王何察時兩軍士干夜禁捕而鞭之士還訴於中尉楊玄寔玄

寔怒執重榮讓曰天子爪士而藩校辱之咎曰夜半執者姦盜孰

知天子爪士具言其狀玄寔嘆曰非爾明辨孰由知之更誘於府

擢右署重榮多權詭眾所嚴憚雖主帥莫不下之稍遷行軍司馬

黃巢陷長安分兵略蒲節度使李都不能支乃臣賊然內憚重榮

表以自副地邇京師賊謂取橫數使者至百輩坐傳舍益發兵吏

不堪命重榮脇說都曰我所詭謀紆難以外援未至今賊哀責日

急又收吾兵以困我則亡無日矣請絕橋嬰城自守不然變生何

以制之都曰吾兵寡謀不足絕之禍且至願以節假公遂奔行在

重榮乃悉驅出賊使斬之因大掠居人以悅其下天子使前京兆尹竇滂間道慰其軍因詔言曰天子以大臣守土誰得逐之爲我疏首惡者衆無敢對重榮佩刀歷階曰首謀者我也尚誰索目滂吏趣具騎滂即奔還重榮遂王留後賊使健將朱温重榮重榮感勵士衆大戰敗之賊棄糧仗四十餘艘即拜檢校工部尚書爲節度使會忠武榮與連和擊賊將李詳於勁兵居前敗重榮兵於西艘重榮選兵三萬攻温温斬之重榮曰今招賊一華節度使有詔即副河中

將精兵數萬壁梁田重榮軍華陰復光軍渭北犄角攻之賊大敗執其將趙璋巢中流矢走復光計復光曰我世與李若乞師焉事茂不濟乃遣石赴河中親率師從之遂下平章事封琅邪郡王累池之饒于時巨盜甫定國使建請二池領屬鹽鐵佐千乘于有司則斥所餘以榮兗海節度使以王處存令孜離間方鎮令孜遣邠言奉密詔須公到使我圖公此令孜朱全忠朱玫之惑上也因示



偽詔克用方與全忠有隙信之請討全忠及攻帝數詔和解克用合河中兵戰沙苑攻大敗奔邠州神策軍潰還京師遂大掠克用乘勝西天子走鳳翔俄嗣襄王煚僭位重榮不受命與克用謀定王室楊復恭代令孜領神策故與克用善遣諫議大夫劉崇望齎詔諭天子意兩人聽命卽獻練十萬願討攻自贖崇望還羣臣皆賀重榮遂斬煚長安復平然性悍酷多殺戮少縱舍嘗植大木河上內設機軸有忤意者輒置其上機發皆溺嘗辱部將常行儒行儒怨之光啓三年引兵夜攻府重榮亡出外詰且殺之推立重盈重盈前此已歷汾州刺史黃巢度淮擢陝虢觀察使重榮據河中三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卽拜節度使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代重榮留長子珙領節度事入殺行儒軍復安昭宗立進太傅兼中書令封琅邪郡王

兄弟相繼帥守而從子溫亦爲忠武節

度使乾寧二年重盈死軍中以其兄重簡子珂出繼重榮故推爲留後珙與弟絳州刺史瑤爭河中上言珂本家蒼頭請選大臣鎮河中又與朱全忠書言之珂急乃遣使請婚於李克用克用薦之天子許嗣鎮然猶以崔胤爲河中節度使珙復構珂於王行瑜李茂貞曰珂不受代且晉親也將不利於公行瑜等約韓建共薦珙詔曰吾重已授珂矣重榮有大功不可廢行瑜怒使其弟行約攻珂克用遣李嗣昭援之敗珙於猗氏獲其將李璠三鎮銜帝之却其請也連兵犯京師謀廢帝誅執政而立吉王固請授珙河中克用聞之怒以師討三鎮瑤珙兵引去克用拔絳州斬瑤而屯渭北敗行約於朝邑行約走京師弟行實在左軍共說樞密使駱全瓘謀挾帝幸邠右軍李繼鵬以告中尉劉景宣二人茂貞黨也欲以兵劫全瓘等請帝幸鳳翔兩軍合謀承天門街帝登樓喻和之繼

鵬怒輒射帝縱火焚門帝率諸王及衛兵戰繼鵬矢及帝胄軍乃退帝出幸定州將李筠軍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以鹽州六都兵從帝出啓夏門次于郊兩軍憚鹽州兵銳各走其軍帝次莎城百官繼至士民從者亦數萬帝欲入谷中自固以谷有沒唐石惡之徙石門民匿係山谷間帝每出或獻飴漿帝駐馬爲嘗民皆流涕旣而遣嗣薛王知柔及劉光裕還京師克用遣使者奔問行在帝因詔克用珂以兵趨新平又詔涇州張鐔會克用軍以扼岐陽克用在河中未出也帝懼茂貞之逼復使嗣延王戒丕以御服玉器賜之督其西乃壁渭北進營渭橋於是行瑜壁興平茂貞壁鄠行瑜兵數卻茂貞懼斬繼鵬傳首以謝繼鵬姓閻名珪左神策軍拍張人爲茂貞養子云詔削行瑜官爵以克用爲邠寧四面行營都招討使珂爲糧料使克用遣子存貞請天子還宮詔以騎三千戍三橋帝旣還加珂檢校司空爲節度使克用以女妻之珂親迎太原以李嗣昭助守河中因攻琪琪戰數北琪任威虐殺人斷首置前而顏色泰定下恐不敢叛然稍弱無鬪志光化二年爲部將李璠所殺自爲留後詔代琪節度又失衆凡五月爲牙將朱簡所殺挈其地入朱全忠表授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更名友謙琪殺給事中王祝等十餘人幕府遭戮辱甚衆人有罪輒刳斫以逞祝者故爲常州刺史避難江湖帝聞剛鯁以給事中召道出陝琪謂且柄任厚禮之祝鄙其武暴不降意旣宴盛列珍器音樂琪請於祝曰僕今日得在子弟列大賜也三請祝不答琪勃然曰天子召公公不可留此遂罷遣吏就道殺之族其家投諸河以溺死聞帝不能詰琪死贈太師詔陝州冤死者有司弔祭存問其家始全忠擊楊行密不能克諷荆襄青徐等道請已爲都統以討行密帝

倚違未報而珂與太原鎮定等道亦請加行密都統以討全忠繇是兩罷之全忠怨珂不忘也帝爲劉季述所廢珂憤見言色屢陳討賊謀旣反正首獻方物帝甚倚之而全忠以克用方疆不敢加兵及王鎔誣服拔定州而克用兵折乃謂其將張存敬曰珂恃太原侮慢我爾持一繩縛之存敬以兵數萬度河由含山襲絳州刺史陶建釗晉州刺史張漢瑜皆降以何緡戍之進攻珂全忠率師繼進卽劾珂交構克用爲方鎮生事不可赦珂乞師太原爲緡所迕不能進珂急使妻遺克用書曰賊攻我朝夕見俘乞食大梁矣克用答曰道且斷往救必俱亡不如歸朝廷珂窮遣使告李茂貞曰上初反正詔藩鎮無相侵而朱公不顧約以攻敵邑敵邑亡則邠岐非君所保天子神器斂手付人矣宜與華州韓公出精銳固潼關以張兵勢僕不武公其惠我西偏地以爲扞守蒲請公自有之關西安危國祚長短繫公此舉也茂貞不答珂益蹙會橋毀潛具舟將遁夜諭守兵無肯爲用者牙將劉訓叩寢門珂疑有變叱之訓自袒其衣曰苟有它請斷臂自明珂出問計所宜答曰若夜出人將爭舟一夫鴟張禍繫其手如旦日以情諭軍中宜有樂從者可則濟否則召諸將行成以緩敵徐圖所向上策也珂然之明日登城語存敬曰吾於朱公有父子驩君姑退舍須公至吾自聽命乃執太原諸將并奉節印內存敬軍豎大幡城上遣兄璘與諸將樊洪等見存敬存敬解圍而戍以兵全忠自洛至全忠王出也始背賊事重榮約爲甥舅德其全已指日月曰我得志凡氏王者皆事之至是忘誓言過重榮墓僞哭而祭次虞鄉珂欲面縛牽羊以見全忠報曰舅之恩無日可忘君若以亡國禮見黃泉其謂我何珂出迎握手泣下駢轡以入居旬日以存敬守河中舉珂室徙

于汴後令入覲遣人賊之於華州自重榮傳珂凡二十年

諸葛爽青州博昌人爲縣伍伯令管苦之乃亡命沈浮里中龐勛反入盜中爲小校助勢賊率百餘人與泗州守將湯羣自歸累遷汝州防禦使李琢討沙陀於雲州表爲北面招討副使徙夏綏銀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黃巢犯京師詔率代北行營兵入衛次同州降賊僞署河陽節度使代羅元杲元杲者本神策將狀短陋倚中官勢剽財輸京師凡鉅萬人怨之爽至募州人戰衆不從相率迎爽元杲奔行在爽間道奉表僖宗以自明詔拜節度使李克用援陳許道天井關爽懼不宥假道出屯萬善克用自河中趨汝洛爽累授京師東南面招討諸行營副都統左先鋒使兼中書門下平章事朱温爲賊守同州爽率輕兵入之温偃旗設伏以待爽謂賊遁士解甲就舍伏發爽悉棄鎧馬奔還至修武爲魏博韓

擊敗之不敢入簡留將趙文珩戍河陽自攻鄆時中和二年也河陽人誘爽自金商馳復入之厚禮文珩及戍人還之魏於是爽攻新鄉簡自鄆來戰獲嘉西簡陰窺關中其下不悅裨將樂彥禎間衆之隙引其軍先還故簡兵八萬自潰相藉溺清水至不流明年詔爽爲東南面招討使伐秦宗權表李罕之自副爽雖與庸廝善吏治法令澄壹人無愁咨擢累檢校司空光啓二年卒其將劉經與澤州刺史張言共立爽子仲方爲留後爲蔡賊孫儒所攻奔于汴儒取孟州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少拳捷初爲浮屠行乞市窮日無得者抵鉢褫祇袂去聚衆攻剽五臺下先是蒲絳民壁摩雲山避亂羣賊往攻不克罕之以百人徑拔之衆號李摩雲隨黃巢度江降于高駢駢表知光州事爲秦宗權所迫奔項城收餘衆依諸葛爽署懷州

刺史爽伐宗權卽表以自副屯睢陽無功又表爲河南尹東都留守使捍蔡河東李克用脫上源之難喪氣還罕之迎謁謹甚勞餼加等厚相結罕之因府爲屯會孫儒來攻罕之不出數月走保龜池東都陷儒焚宮闕剽居民去爽遣將收東都罕之逐出之爽不能制俄而爽死其將劉經張言共立爽子仲方欲去罕之而罕之故與郭璆有隙擅殺璆軍中不悅經間衆怒襲其壁罕之退保乾壕經追擊反爲所敗乘勝入屯洛陽苑中經戰不勝還河陽罕之屯鞏將度汜經遣張言拒河上反與罕之合攻經不克屯懷州孫儒逐仲方取河陽自稱節度使俄而宗權敗棄河陽走罕之言進收其衆句拔河東克用遣安金俊率兵助之得河陽克用表罕之爲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有詔與屬籍又表言爲河南尹東都留守罕之與言甚篤然性猜暴是時大亂後野無遺稼部卒日剽人以食又攻絳州下之復擊晉州王重盈欲出汴兵救罕之解圍還而言善積聚勸民力耕儲糴稍集罕之食之士仰以給求之無厓言不能狀罕之拘河南官吏笞督之又東方貢輸行在者多爲罕之邀頡重盈反間於言文德元年罕之悉兵攻晉州言夜襲河陽俘罕之家罕之窮奔河東克用復表爲澤州刺史領河陽節度使遣李存孝薛阿檀安休休率師三萬攻言城中食盡言納孛於汴求救全忠遣丁會葛從周牛存節來援戰沅河聚休休不利降全忠存孝還全忠更以丁會爲河陽節度使言歸洛陽罕之保澤州數出鈔懷孟晉絳無休歲人匿係山谷出爲樵汲者罕之俘斬略盡數百里無舍煙克用遣罕之存孝攻孟方立拔滋州方立戍將馬漑兵數萬戰琉璃陂罕之禽漑敗其衆大順初汴將李讜鄧季筠攻罕之罕之告急於克用遣存孝以騎五千救之汴士呼

罕之曰公倚沙陀絕大國今太原被圍葛司空入上黨不旬日沙陀無穴處矣存孝怒引兵五百薄讜營呼曰我沙陀未穴者須爾肉以飽吾軍請肥者出鬪季筠引兵決戰存孝奮稍馳直取季筠讜夜走追至馬罕川敗之克用討王行瑜表罕之副都統檢校侍中行瑜誅封隴西郡王檢校太尉兼侍中罕之恃功多嘗私克用愛將蓋寓求一鎮寓為請克用不許曰鷹鷂飽則去矣我懼其翻覆也光化初昭義節度使薛志勤卒罕之夜襲潞入之自稱留後報克用曰志勤死懼它盜至不俟命輒屯于潞克用遣李嗣昭先擊澤州拘罕之家屬送太原罕之攻沁州執刺史守將送款于汴全忠表罕之昭義節度使命丁會援之與嗣昭戰舍口嗣昭不利葛從周取澤州嗣昭又攻罕之罕之暴得病不能事會代戍全忠更以罕之節度河陽三城卒于行年五十八未幾嗣昭復取澤州以

李存璋為刺史進收懷州攻河陽汴將閻寶引兵至嗣昭還始僞去東都也并閉不滿百室言治數年人安賴之占籍至五六萬繕池壘作第署城闕復完全忠懼言異已乃徙節天平以韋震為河南尹爽諸將無傳地者言後嗣名全義王敬武青州人隸平盧軍為偏校事節度使安師儒中和中發盜齊棣間遣敬武擊定已還即逐師儒自為留後時王鐸方督諸道行營軍復京師因承制授敬武平盧節度使趣其兵使西及京師平進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龍紀元年卒子師範年十六自稱留後嗣領軍昭宗自以太子少師崔安潛領節度師範拒命時棣州刺史張蟾迎安潛師範遣部將盧弘攻之弘與蟾連和師範以金啗之曰君若顧先人使不絕其祀君之惠也不然願死墳墓弘少之不為備師範伏兵迎于路部將劉鄩斬弘遂攻棣州蟾

請救於朱全忠全忠馳使諭解師範拔其城斬蟾而安潛不敢入師範喜儒學謹孝于法無所私舅醉殺人其家訴之師範厚賂謝訴者不置師範曰法非我敢亂乃抵舅罪母恚之師範立堂下日三四至不得見三年拜省戶外不敢懈以青州父母所籍每縣令至具威儀入謁令固辭師範遣吏挾坐拜廷中乃出或諫不可答曰吾恭先世且示子孫不忘本也全忠已并鄆州遣兵攻師範師範下之會全忠圍鳳翔昭宗詔方鎮赴難以師範附全忠命楊行密部將朱瑾攻青州且欲代爲平盧節度師範聞之哭曰吾爲國守藩君危不持可乎乃與行密連盟遣將張居厚李彥威以甲槩二百輿給爲獻者及華州先內十輿關人覺衆擐甲謀殺全忠守將婁敬思是時崔胤方在華閉門拒戰執居厚還全忠劉鄩襲兗州入之師範亦潛兵入河南徐沂鄆等十餘州同日並發全忠使

從子友寧率軍東討是時帝還長安故全忠并魏博軍屯齊州王茂章方以兵二萬合師範弟師誨攻密州破之以張訓爲刺史進攻沂州敗其兵還青州半舍而屯友寧方攻博昌未下全忠督戰急友寧驅民十萬負木石築山臨城中城陷屠老少投尸清水遂圍登州茂章欲啗友寧不肯救未幾城破友寧負勝攻別屯茂章度汴軍怠與師範合擊友寧於石樓斬其首傳於行密全忠怒悉軍二十萬倍道至茂章閉營何軍懈毀壁出鬪還與諸將飲訖復戰全忠望見歎曰吾有將如是天下不足平於是退屯臨淄茂章畏全忠乃斂軍而南使李虔裕以五百人後拒茂章解衣寐虔裕諱曰追至將軍速去茂章曰吾其決死虔裕固請茂章乃去已而追至虔裕一軍覆茂章免全忠見虔裕欲釋之瞋目大罵而死張訓召諸將謀曰汴人至師少何以待之衆請焚城而亡訓曰不然

卽封府藏下縣門密引兵去汴軍見府庫完德之不追全忠留楊師厚圍青州敗師範兵於臨朐執諸將又獲其弟師克是時師範衆尚十餘萬諸將請決戰而師範以弟故乃請降全忠歸其弟假師範知節度留後事師範獻錢二十萬緡以謝軍汴將劉重霸執棣州刺史邵播得其書八百紙皆教師範戰守全忠憚而殺之葛從周圍兗州劉鄩不肯下從周以師範命招之乃盡出將士開門降從周爲辦裝使詣汴鄩但素服乘驢而往全忠賜冠帶辭曰囚請就繫不許旣見慰之飲以酒固辭全忠笑曰取兗州量何大邪擢署都押衙在諸舊將上諸將趨入鄩一無讓全忠奇之歲餘徙師範于汴亦縞素請罪全忠見以禮表爲河陽節度使旣受唐禪友寧妻訴讎人于朝乃族師範于洛陽先是有司坎第左告之故師範乃與家人宴少長列坐語使者曰死固不免予懼坑之則昭穆失序不可見先人地下酒行以次受戮者二百人

孟方立邢州人始爲澤州天井戍將稍遷游奕使中和元年昭義節度使高鄩擊黃巢戰石橋不勝係華州爲裨將成鄰所殺還據潞州衆怒方立率兵攻鄰斬之自稱留後擅裂邢洛磁爲鎮治邢爲府號昭義軍潞人請監軍使吳全勗知兵馬留後時王鐸領諸道行營都統以潞未定墨制假方立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囚全勗以書請鐸願得儒臣守潞鐸使參謀中書舍人鄭昌圖知昭義留事欲遂爲帥僖宗自用舊宰相王徽領節度時天子在西河關雲擾方立擅地而李克用窺潞州微度朝廷未能制乃固讓昌圖昌圖治不三月輒去方立更表李殷銳爲刺史謂潞險而人悍數賊大帥爲亂欲銷懦之乃徙治龍岡州豪桀重遷有對言會克用爲河東節度使昭義監軍邢審誨乞



師求復昭義軍克用遣賀公雅李鈞安金俊三部將擊潞州爲方  
立所破又使李克修攻取之殺殷銳遂并潞州表克修爲節度留  
後初昭義有潞邢洛磁四州至是方立自以山東三州爲昭義而  
朝廷亦命克修以潞州舊軍界之昭義有兩節自此始克修字崇  
遠克用從父弟精馳射常從征伐自左營軍使擢留後進檢校司  
空方立倚朱全忠爲助故克用擊邢洛磁無虛歲地爲鬪場人不  
能稼光啓二年克修擊邢州取故鎮進攻武安方立將呂臻馬爽  
戰焦岡爲克修所破斬首萬級執臻等拔武安臨洛邯鄲沙河克  
用以安金俊爲邢州刺史招撫之方立勾兵於王鎔鎔以兵三萬  
赴之克修還後二年方立督部將奚忠信兵三萬攻遼州以金啖  
赫連鐸與連和會契丹攻鐸師失期忠信三分其兵鼓而行克用  
伏兵于險忠信前軍沒旣戰大敗執忠信餘衆走脫歸者纔十二

能紀元年克用使李罕之李存孝擊邢攻磁洛方立戰琉璃陂大  
敗禽其二將被斧鑕徇邢壘呼曰孟公速降有能斬其首者假三  
州節度使方立力屈又屬州殘墮人心恐性剛急持下少恩夜自  
行俾兵皆居告勞自顧不可復振乃還引醜自殺從弟遷素得士  
心衆推爲節度留後請援於全忠全忠方攻時溥不卽至命王虔  
裕以精甲數百赴之假道羅弘信不許乃趨間入邢州大順元年  
存孝復攻邢遷挈邢洛磁三州降執王虔裕三百人獻之遂遷太  
原表安金俊爲邢洛磁團練使以遷爲汾州刺史

贊曰以亂救亂跋扈者能之以亂不能救亂險賊者能之蓋救亂  
似霸然而似之耳故不足與其功觀王重榮寧不信哉破黃巢佐  
李克用平京師若有爲當世者俄而奮私隙逼天子出奔雖賊朱  
玫仆僞襄王謂曰定王室實卑之也身死部將手救亂而卒于亂



舒州爲勅所奪光啓二年張敖遣將魏虔攻廬州大將李神福田  
頽破之楮城畢師鐸秦彥攻高駢呂用之以駢命署行密行軍司  
馬督其兵進援客袁襲說行密曰高公耄昏妖人用權彥乃以逆  
除暴熾其亂公誠應必得其地行密乃檄部州裒兵而東次天長  
而揚州陷行密蒲城而屯用之以兵屬之彥以奇兵背城戰行密  
卧帳中令曰賊近報我俄而陷一屯別將李宗禮入曰兵相百戰  
且不利請堅壁徐引歸可也李濤怒曰以順去逆何衆寡爲今尚  
何歸願以所部前死行密喜益甲出戰俘殺如藉彥軍不出會駢  
死襲勸行密舉軍縞素大臨三日進攻城未能下用之將張審晟  
詭伏西壕殺闍者啓外兵彥軍疲守邏皆潰去行密入據揚州未  
閱月孫儒奄至兵銳甚襲見行密曰公之入以少擊衆室家未完  
若外被重圍情見勢殆不如避之行密執海陵鎮遏使高勗殺之  
并其衆輦所收財歸于廬於是朱全忠自爲淮南節度使遣將張  
廷範致命而授行密副使以行軍司馬李璠知留後行密大怒廷  
範璠不敢入全忠更請以行密知觀察留後當此時孫儒彊赫然  
有吞吳越意行密欲遁保海陵襲勸還廬州治兵爲後計行密乃  
還旣又謀趨洪州襲不可曰鍾傳新興兵附食多未易圖也孫端  
據和州趙暉屯上元結此二人以圖宣州我綽綽有餘力矣行密  
從之端暉次采石山堅壁以須宜人求戰示以弱待其怠一舉可禽宣將蘇塘兵二  
萬對屯行密不戰分奇兵伐木開道四出塘驚北遂圍宣州刺史  
趙鏗糧盡親將多出降初行密有銳士五千衣以黑縑黑甲號黑  
雲都又并盱眙曲溪二屯籍其士爲黃頭軍以李神福爲左右黃  
頭都尉兵銳甚曲溪將劉金策鏗必遁給曰將軍若出願自吾壘

而借鏗喜多遺之金許妻以女明日譟城上曰劉郎不爲爾壻鏗宵遁獲之鏗全忠故人也發使求之襲曰斬首送之無後慮乃歸鏗首于汴昭宗行密檢校司徒宜歛池觀察使時韓守威以功拜池州刺史行密表徙湖州以兵護送而李師悅在湖州與杭州刺史錢鏐戰不解蘇湖常潤亂甚行密雖得宣州而蔡儔爲孫儒斫破以廬州降儒進攻行密行密復入揚州北結時溥扞儒全忠遣龐師古將兵十萬自頽度淮助行密敗於高郵行密懼退還宣州遣安仁義襲成及取潤州自將三萬屯丹陽仁義又取常州殺錢鏐將杜稜儒亦位劉建鋒奪潤常帝以杭州爲防禦使授鏐以宣州號寧國軍授行密節度使大順二年儒屯溧水循山構壁行密遣李神福屯廣德計曰兵倍不戰當避其銳驕之乃退舍儒衆以爲法守者解神福夜襲走之儒將康旺取和州安景思取滁州神福擊降旺逐景思攻梁山屯破之禽儒將李弘章俄而田頽劉威爲儒所敗行密欲守銅官神福曰儒掃境以來利速戰宜堅壁老其師則我無敵矣又出輕騎絕賊糧道使前不得戰退無仰儲不亡何待於是行密以神福爲宣池都游奕使儒始乏食常熟名賊陳可見聞儒行密之鬪竊入常州自稱制置使行密遣陶雅守潤州張訓入揚州因執楚州刺史以輕兵襲常州斬可見孫儒圍行密宣州凡五月不解臺濛作魯陽五堰柁輕舸饋糧故行密軍不困卒破儒卽表田頽守宣城長驅入揚州戰凡七年定八州生人將盡行密勞隱休息其下遂安議出鹽茗界民輸帛幕府高勗曰瘡破之餘不可以加斂且帑貲尙患不足若悉我所有易四鄰所無不積日財有餘矣行密納之始遷吏綏勸所部蔡儔以廬州叛附朱全忠納孫儒將張顥而倪章據舒州與儔連和行密遣李

神福攻儔破其將儔堅壁不出顯超堞降行密以隸袁積軍積請戮之行密愛其勇更置于親軍未幾儔自殺行密先冢皆爲儔發掘吏請夷發儔世墓不許表劉威爲刺史遣田頔攻歙州於是刺史裴樞有美政民愛之爲拒戰頔兵數却樞朝廷所命者食盡欲降遣行密書請還京師行密以魯郃代樞州人不肯下請陶雅代雅於諸將最寬厚以禮歸樞于朝是歲李神福拔舒州倪章亡以神福爲舒州刺史乾寧二年行密襲濠州李簡重甲絕水縋而入執刺史張璠以劉金守之進取壽州汴將劉知俊儲穀石礪將南襲張訓屯漣水遣兵浮海掩得其膾知俊戰不勝因攻漣水大敗身僅免詔拜行密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弘農郡王董昌爲錢鏐所攻來告窮行密遣臺濛攻蘇州安仁義田頔攻杭州身督戰別將張崇爲鏐執行密欲嫁其妻答曰崇不負公願少待俄而還自是行密終身倚愛明年五月破蘇州執鏐將成及以朱黨守之朱延壽拔斬光二州行密以霍丘當南北走集以邑豪朱景爲鎮將景驍毅絕人諸盜莫敢犯汴將寇彥卿以騎三千襲之致全忠厚意景不許苦戰彥卿敗而去田頔魏約張宣共圍嘉興鏐大將顧全武救之執宣約逐頔於驛亭埭未幾秦寧節度使朱瑾率部將侯瓚來歸太原將李承嗣史儼史建章亦來奔行密推赤心不疑皆以爲將於是兵銳甚疆天下帝惡武昌節度使杜洪與全忠 hands 詔授行密江南諸道行營都統討洪汴將朱友恭聶金率騎兵萬人與張崇戰泗州金敗瞿章守黃州聞友恭至南走武昌柵行密遣將馬珣以樓船精兵助章守友恭次樊港章據險不得前友恭鑿崖開道以彊弩叢射殺章別將遂圍武昌章率軍薄戰不勝友恭斬章拔其壁全忠率

葛從周萬騎攻光州柴再用遣小校王稔以輕騎覘賊汴兵圍之  
候者請救再用曰稔必殺賊第無往稔解鞍自如暮依樾步戰殺  
傷多汴兵乃解時亡馬法峻稔追汴軍得馬乃還從周涉淮圍壽  
州而龐師古聶金以衆七萬壁清口朱延壽擊從周軍敗之行密  
欲汴圍解乃擊師古李承嗣曰公能潛師趨清口破其衆則從周  
不擊而潰行密出車西門繇北門去以銳士萬二千齧雪馳迫清  
口不進壅淮上流灌師古軍張訓自漣水來行密使將羸兵千人  
爲前鋒師古易之方圍棋軍中不顧朱瑾侯瓚以百騎持汴旌幟  
直入師古壘舞槩而馳訓亦登岸超其柵汴軍大囂卽斬師古士  
死十八全忠聞之與從周皆遁走追及壽陽大破之叩淠水方涉  
爲瑾所乘溺死萬餘瑾徙屯安豐汴將牛全節苦鬪後軍乃得度  
會大雪士多凍死潁州刺史王敬堯燧薪屬道汴軍免者數千人  
未幾復圍壽州七日走馬珣收散卒二百自黃州間道趨分寧絕  
山谷襲撫州鏐將危全諷列四壁皆萬人珣謂諸將曰爲諸君擊  
中壁食其穀以歸乃夜擊之全諷走明日珣高會廣旗幟伐鼓循  
山而下連營潰旣還行密罵曰豎子不遂據其城邪光化元年秦  
裴取鏐崑山鎮顧全武圍之行密諸將數敗全武遂圍蘇州臺濛  
固守鏐自以舟師至濛食盡行密遣李簡蔣動迎之敗全武兵濛  
得還後軍潰裴援絕全武勸其降決水灌城城壞裴乃降鏐喜具  
千人食以待旣至士不及百鏐曰軍寡何拒之久裴曰糧盡歸死  
非僕素也初成及之執行密閱其室唯圖書藥劑將辟爲行軍司  
馬固辭引刀欲自刺行密乃止厚禮而歸之鏐亦遣魏約等還全  
忠攻蔡州奉國節度使崔洪來丐師明年遣朱瑾率兵萬人攻徐  
州屯呂梁洪遂來奔會雨霖瑾引還行密攻徐州汴將李禮壁宿

州以援全忠自將次輝州行密戰不勝乃解青州將陳漢賓擁兵  
送款行密王綰張訓周本率兵迎之漢賓中悔綰訓入見漢賓紿  
麾下饗我不過日中若不至可攻城漢賓釋甲聽命光州叛行密  
自攻之汴將朱友裕來救撤圍遂全忠諭馬殷成汭雷滿令兵攻  
行密汭滿猶豫汭惡殷事全忠掠其境滿來結好行密壁黃鄂間  
杜洪寘鴆于酒于井棄城去行密知不入全忠又遣使者督殷汭  
滿連兵解圍行密還詔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天復元年傳言盜殺  
錢鏐李神福急攻臨安顧全武列入壁相望神福伏軍青山偽若  
引去謀奔告全武悉衆躡之神福返鬪與伏夾攻斬首五千級執  
全武明日遂圍臨安鏐將秦祖以步兵三千降神福乃令軍中護  
鏐先墓禁樵采鏐遣使者厚謝神福以鏐不死臨安未可下納犒  
而還明年大將劉存率兵二萬戰艦七百伐湖南殷伏軍長嶺洲

以樓艦據上流乘風颺沙彊弩射之存軍熾行密歸顧全武於鏐  
鏐亦釋秦裴以報帝在鳳翔以左金吾大將軍李儼爲江淮宣諭  
使授行密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封吳王承制  
封拜且告難時已削奪全忠封爵詔西川河東忠義幽州保大橫  
海義武大同八道攻之詔朱瑾爲平盧節度使繇海州取青齊馮  
弘鐸爲感化節度使出漣水攻徐宿使朱延壽圍蔡州田頔捍錢  
鏐行密討杜洪馬殷以分全忠勢行密乃以李神福爲鄂岳招討  
使劉存副之遣冷業攻馬殷杜洪戰屢敗嬰城請救於全忠全忠  
使韓勅率步兵萬人屯澗口荆南節度使成汭亦悉衆救洪神福  
逆戰敗之汭溺死勅引衆走冷業屯平江爲三壁殷將許德勳以  
銳卒號定南刀夜襲業擊三壁皆破禽業掠上高唐年而去是時  
杜洪困甚且禽會田頔安仁義絕行密行密召神福存還計事洪

復振頽之敗更以臺濠爲宣州觀察使復遣神福存攻鄂州順義軍使汪武與頽連和歙州刺史陶雅攻鍾傳兵過武所迎謁縛武於軍無錫當浙衝行密使票將張可侬守之鏐勁兵三千夜襲城可侬以百騎擊走之吏皆賀答曰未也方勞諸軍一戰乃蔽火斂旗以須覘者以告鏐兵復至可侬大破之臺濠卒行密以子渥爲宣州觀察使天祐二年王彥章李德誠拔潤州殺安仁義以王茂章爲潤州團練使聶彥章等率舟師復伐殷攻岳州許德勳詹佶以舟千二百柁入蛤子湖瑋山之南爲木龍鎖舟夜徙三百舸斷楊林岸彥章入荆江將趨江陵佶躡之德勳以梅花海鶻迅舸進斷木龍舟蔽江車弩亂發執彥章溺死萬人殷釋彥章還德勳謂曰爲我謝吳王僕等數人在湖湘不可冀也行密寬易善遇下能得士死力每宴使人負劍侍陳人張洪因以劍擊行密不中近將李友禽斬之佗日侍劍如故行密蚤出有次斷馬鞅不之問以故人人懷恩始乘孫儒亂府庫殫空能約已省費不三年而軍富雄嘗過楚州臺濠盛供帳待之行密一夕去遺衣卧內皆經補浣濠還之行密曰吾與細微不敢忘本君笑我邪濠大慙登城見王茂章營第曰天下未定而茂章居寢鬱然渠肯爲我忘身乎茂章遽毀損方帝困鳳翔再遣使督兵以爲行密可亢全忠者然兵至宿州紿言糧盡乃還全忠脅帝東遷行密恥憤被病全忠亦知天子倚行密爲重乃弑帝以絕人望行密聞之發喪不視事三日因是病篤召將吏付家事問嗣於其佐周隱對曰宣州司徒易而信讒唯淫醜是好不可以嗣不如擇賢者時劉威以宿將有威名隱意屬威行密不答因以王茂章代渥使亟還行密召所親嚴求曰我使周隱召吾兒而不至奈何求往見隱召檄仍在凡始渥守宣州



押牙徐溫王令謀約王且疾而君出外此殆姦人計他日有  
召非我二人勿應也及是二人以符召渥渥至行密承制授檢校  
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淮南節度使留後行密諭渥曰左衙都  
將張顥王茂章李遇皆怙亂不得爲免除之卒年五十四遺令穀  
葛爲衣桐瓦爲棺夜葬山谷人不知所在諸將諡曰武忠張顥議  
歸都統印於宣諭使李儼行節度事諸將畏顥無敢對渥流涕騎  
軍都尉李濤曰都統印先帝所以賜王父子安得授人諸將唯唯  
顥投袂去乃共請於儼承制授渥兼侍中淮南節度副大使東面  
諸道行營都統封弘農郡王渥好騎射初與許玄膺爲刎頸交及  
嗣位事皆決之諸將莫敢忤渥求王茂章親兵不得及去宣輦帷  
帟以行茂章嫚罵不與踰年遣兵五千襲之茂章奔杭州秦裴執  
鍾匡時渥授以江西制置使朱思勅范師從陳鏞以兵戍洪州渥  
爲張顥所制二人者渥腹心也顥習以爲有異謀遣陳祐疾馳短  
短兵微服入秦裴帳中裴大驚命飲召二將入皆色動酒行祐數  
其罪皆斬之渥召周隱曰君嘗以孤爲不可嗣何也隱不對遂殺  
之

贊曰行密興賤微及得志仁恕善御衆治身節儉無大過失可謂  
賢矣然所據淮楚士氣剽而不剛行密無霸材不能提兵爲四方  
倡以興王室孰視朱溫劫天子而東謀窮意沮債死牖下可謂長  
太息矣

時溥徐州彭城人爲州牙將黃巢亂京師節度使支詳遣溥與陳  
璠率兵五千西討次河陰軍亂剽居人溥招戢其衆引還屯境上  
疑不敢歸詳以牛酒犒士約悉貰其罪軍乃入共推溥爲留後逐  
詳客館溥厚具貲裝遣璠護還京師夜駐七里亭璠擅殺詳屠其

家溥怒署璠宿州刺史俄殺之別遣將引銳兵三千入關僖宗因以武寧節度命之巢敗東走圍陳州營潑水秦宗權方據淮西相聯結溥地介於賊乃悉師討之軍鋒甚盛連戰輒克授東面兵馬都統遂合許兗鄆兵逐尚讓於太康斬首數萬級讓以所部萬人降溥遣將李師悅等追尾至萊蕪大破之諸將爭得巢首而林言斬之持歸溥以獻天子故破賊溥功第一加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鉅鹿郡王宗權阻兵拜溥蔡州行營兵馬都統賊平與朱全忠爭功嫌甚日構孫儒方與楊行密爭揚州詔全忠爲淮南節度使平其亂溥自以先起功名顯朝廷位都統顧不得而全忠得之頗悵恨全忠使司馬李璠郭言等東兵道宿州遺溥書請假道溥辭不可問其墮以兵襲之言戰甚力解而還全忠怨自是連歲略徐泗師不弛甲全忠自將及其郊未得志引去溥窮乞師於李克用克用爲攻碭山朱友裕救之各亡其大將友裕進攻宿州不能拔時大順元年也明年丁會築堤闕汴水灌宿郭三月拔之使劉瓚守而溥將劉知俊引兵二千降全忠軍益不振民失田作又大水荐飢死喪十七以上乃請和於全忠全忠約徙地而罷兵昭宗以宰相劉崇望代之授溥太子太師溥慮去徐且見殺惶惑不受命諭軍中固留有詔聽可泗州刺史張諫聞溥已代卽上書請隸全忠納質子焉溥旣復留諫大懼全忠爲表徙鄭州刺史諫畏兩怨集已乃奔楊行密行密以諫爲楚州刺史并其民徙之以兵屯泗朱友裕率軍攻溥嬰城不出有語全忠曰軍行非吉日故師無功全忠遣參謀徐璠至軍責諭友裕答曰溥困且破乃徇妖辭士心墮矣焚其書督饋急攻之溥將徐汶出降溥求救於朱瑾全忠自以兵屯曹將去留精騎數千

授霍存曰事急可倍道趨之瑾兵二萬與溥合攻友裕存引兵疾戰瑾溥還壁明日復戰霍存敗死之進逼友裕友裕堅營不出瑾食盡還兗州全忠使龐師古代友裕溥分兵固保石佛山師古攻拔之自是完壘不戰王重師牛存節等梯其堞以入溥徙金玉與妻子登燕子樓自焚死實景福二年全忠遂有其地私置守焉朱宣宋州下邑人父以豪猾聞里中坐鬻鹽抵死宣亡命去青州爲王敬武牙軍黃巢之亂敬武遣將曹存實率兵西入關而宣爲軍候道鄆州是時節度使薛崇拒王仙芝戰死其將崔君裕攝州事存實揣知兵寡襲殺之據其地遂稱留後以宣功多署濮州刺史留總帳下兵中和初魏博韓簡東窺曹鄆引兵濟河存實迎戰死于陣宣收殘卒嬰城簡圍之六月不能拔引兵去僖宗嘉其守拜宣天平節度使累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宜有衆三萬弟瑾勇冠三軍陰有爭天下心瑾嗜殘殺光啓中求婚於兗州節度使齊克讓託親迎載兵竊發逐克讓據府自稱留後天子卽授以帥節兄弟雄張山東時秦宗權悉兵攻朱全忠使秦賢列三十六壁自將督戰全忠大恐求救于宣宣與瑾身率師往擊宗權宗權敗走全忠厚德宣兄事之情好篤密而內忌其雄且所據皆勁兵地欲造怨乃圖之卽聲言宣納汴亡命移書詆讓宣以新有恩於全忠故答檄恚望全忠由是顯結其隙使朱珍先攻瑾取曹州壁乘氏宣救曹不克奔還范珍圍濮州宣使弟罕救濮全忠自將擊罕斬之拔濮州朱裕奔歸鄆使珍薄鄆挑戰宣不出裕爲書給降導珍入信之夜以兵數千傅城裕開門軍入縣門發死者數千縱礮石擊未入者殺裨將百餘人復取曹以郭詞爲刺史大將郭銖斬詞奔全忠瑾謀悉兵襲汴全忠乃自攻瑾瑾以兵掠單父與全忠將

丁會轉戰不勝去景福初復伐宣令從子友裕先驅自繼之次衛南宣以輕兵夜掩友裕軍走之據其營全忠未知運糧以入乃覺走瓠河與友裕相失距濮十五里舍明日友裕乃至宣留濮州全忠令友裕馳壯騎謀郟虛實身將而北會宣引還縱兵戰全忠南走絕塹去幾不脫大將多死乃謀持久徼極取宣歲一再暴其鄙奪之食俘其工織勵有存者宣令賀瓌守濮州爲友裕所攻委城走友裕進擊徐州宣瑾皆戍以兵久不下乾寧元年全忠身往薄清龐師古攻齊州宣瑾皆戍以兵久不下乾寧元年全忠身往薄清河結壘宣瑾三分其兵出擊之全忠迎戰東阿南風急汴軍居下甚懼俄而風返全忠得縱火焚其旁燔薰漲天宣等大北是夏全忠壁曹州南宣薄戰禽其將二人全忠還明年使朱友恭擊兗州瑾堅壁乃塹而守宣饑瑾友恭奪其糧全忠自軍單父會宣求救于李克用友恭退壁曹南數月全忠自伐宣以其麥敗克用將李承嗣等乃還宣追之大鈔曹州其秋全忠復攻郟壁梁山宣克用挑戰全忠設伏破之斬首數千級引而南克用躡全忠後至柏和大寒全忠軍多死不閱月復圍兗州因略地龔丘賀瓌以奇兵擊全忠輜重不及戰鉅野東瓌大敗見禽師無子餘軍道大陂風暴起全忠曰豈殺人有遺邪乃搜軍中復斬數千人風亦止執瓌示城下瑾之兄瓊守齊州見勢屈以州歸全忠結同姓權全忠許之輕騎至軍全忠勞苦加禮因使招瑾瑾領精騎南池笑語如平生歡乃使將胡規僞送款欲得瓊躬上符節全忠不之虞瑾伏壯士橋下瓊單騎至方交語士突起掖瓊以入斬其首棄城下汴軍大震全忠恚數日乃去三年克用使其將李瑋以兵屯莘援宣爲羅弘信所破全忠大喜度宣可困遣龐師古伐宣宣逆戰敗于馬頰

河師古迫其西門兵不出全忠之攻宣凡十興師四敗績宣才將皆盡並內沮度不能與全忠明則固守增堞深溝爲不可逼明年葛從周密造舟于塹師人踰而升宜出奔爲民所縛追至執以獻全忠斬之而納其妻使師古攻兗州二月食盡瑾自出督芻粟轉掠豐沛間而子用貞及大將康懷英等舉城降瑾引麾下走沂州刺史尹懷賓不納乃趨海州刺史朱用芝以其衆與瑾奔楊行密行密迎之高郵解玉帶以賜表領徐州節度使畀以兵師古從周以兵七萬討行密瑾敗之清口擊殺師古而從周還師至泲水方涉瑾追及殺傷溺死幾盡瑾事行密尤盡力

孫儒河南河南人以趨下橫里中隸忠武軍爲禪校與劉建鋒善黃巢亂以兵屬秦宗權爲都將光啓初宗權遣儒攻東都留守李罕之出奔儒焚宮闕屠居人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與儒戰洛水爽敗儒亦東圍鄭州朱全忠屯中牟救之不敢前儒衆夜登城刺史李璠走儒進拔河橋遂取河陽留後諸葛仲方出奔全忠壁河陰儒掠汴鄙全忠兵卻屯胙城東南列僞旗鼓疑之儒乃還會全忠與宗權戰宗權敗走儒聞殺孟人坏尸於河焚井邑乃去宗權又遣儒鈔淮南乘高駢之亂儒留濠州會楊行密得揚州宗權使弟宗衡爭淮南以儒爲副建鋒爲前鋒儒常曰丈夫不能苦戰萬里賞罰繇已奈何居人下生不能富貴死得廟食乎未幾汴兵攻蔡宗權召之儒稱疾不往宗衡督之卽大會帳下酒酣斬宗衡并其衆與建鋒許德勳等盟有騎七千因略定傍州不淹旬兵數萬號土團白條軍文德元年破揚州自爲淮南節度使與時溥連和初全忠嘗以書招儒故又納款於汴且送宗衡秦彥畢師鐸首全忠藉以聞昭宗授儒檢校司空全忠署爲招討副使龍紀初悉兵攻

宣州行密取淮南儒還行密走始得潤常蘇三州兵益彊使建鋒  
守潤常全忠約行密圖之儒謀定江南乃北爭天下畏全忠擣廬  
乃遣人卑辭厚賄全忠薦於朝詔授淮南節度使大順元年行密  
取潤州以安仁義守之常州以李友守之儒怒三分其軍度江建  
鋒復拔常潤仁義走全忠遣將龐從等軍十萬掩至高郵儒悉師  
禦之故仁義間取潤州劉威田頴等敗建鋒於武進取常州杭州  
錢鏐將沈粲自蘇州奔儒行密諸將在潤常者皆爲建鋒所逐仁  
義頴棄潤州走明年儒引兵自京口轉戰召建鋒皆行行密諸將  
屯險者聞儒至皆走頴威等合兵三萬邀儒黃池儒遣馬殷擊走  
之儒營廣德乘勝至東溪淮人大恐行密遣臺濛屯西溪自引軍  
逆戰儒軍圍之數重黑雲將李簡以騎馳之行密乃免儒遂圍宣  
州行密乞師於錢鏐會谿濠暴湧廣德黃池諸壁皆沒儒分兵取  
和滁二州其秋儒焚揚州引而西傳檄遠近號五十萬旌旗相屬  
數百里所過燒廬舍殺老弱以給軍行密懼將遁去戴規曰儒軍  
數敗今埽地而至決死於我若吾遣降者間至揚州撫尉衣食使  
儒軍聞其家尚完人人思歸不戰可禽也行密乃遣親將入揚州  
取儒營糧數十萬斛以稟飢民儒屯廣德陶雅以騎軍破儒前鋒  
屯嚴公臺十二月頴威與儒決戰皆大敗儒連屯稍西行密使陶  
雅屯潤州扼其歸路景福元年儒復圍宣州屯陵陽行密戰不利  
謀出奔時劉威方繫獄且死行密窮更召問計對曰儒焚倉墮壘  
以來糧盡將爲我禽若勁兵背城坐制其困李神福亦請據險邀  
儒糧行密乃分兵攻廣德壁而絕饗道軍適大疫儒病疔遣建鋒  
成鈔諸縣行密知城下兵寡乃晨出率仁義頴背城決戰破五十  
壁會暴澍且冥儒軍大敗儒病甚股弁不能興頴執儒獻行密諸

皆降儒就刑于市見劉威曰中君之謀儒嘗引鑑搔首曰此頭  
不久當入京師至是傳首闕下建鋒殷哭之相語曰公常有志廟  
食吾等有土當廟以報德及殷據湖南表儒贈司徒樂安郡王立  
廟以祀

東魏公臺十一日薛琗與肅宗輝皆大相肅宗引肅世亡密吏  
以肅宗遺孀十萬饋以果贈日肅宗遺孀歸以肅宗如肅宗  
肅宗聞其案向宗人人思祖不難回會也肅宗入肅宗  
肅宗今肅宗而至夫天林林甚喜肅宗到香間至肅宗無樣  
肅宗日里肅宗熱氣舍妹步隊以餘軍肅宗肅宗肅宗肅宗  
肅宗二世其林肅宗肅宗肅宗肅宗肅宗肅宗肅宗肅宗

高趙田朱列傳第一百一十四

唐書百八十九

唐書百八十九

高仁厚亡其系出初事劔南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為營使黃巢陷  
京師天子出居成都敬瑄遣黃頭軍部將李鋌鞏咸以兵萬五千  
戍興平數敗巢軍賊號蜀兵為鷓鴣兒每戰輒戒曰毋與鷓鴣兒鬪敬  
瑄喜其兵可用益選卒二千使仁厚將而東先是京師有不肖子  
皆著疊帶冒持挺剽閭里號閑子京兆尹始視事輒殺尤者以怖  
其餘竇漪治京兆至殺數十百人稍稍憚戢巢入京師人多避難  
寶雞閑子掠之吏不能制仁厚素知狀下約人邑閭縱擊軍入閑  
子聚觀嗤侮於是殺數千人坊門反閑欲亡不得故皆死自是閭  
里乃安會邛州賊阡能眾數萬略諸縣列壁數十涪州刺史韓秀  
昇等亂峽中韓求反蜀州諸將不能定敬瑄召仁厚還使督兵四  
討屯永安阡能遣謀者入軍中吏執以獻謀自言父母妻子囚於

賊約不得軍虛實且死仁厚哀之曰爲我報賊明日我且戰有能  
釋甲迎我者署背曰歸順皆得復農矣縱謀去命諸將毀柵鼓而  
前賊渠羅渾擊設伏詐降仁厚遣將不持兵入諭其衆皆真降渾  
擊詐窮而逸吏執之仁厚曰愚人不足語降衆署皆得免則告諸  
壁大軍至賊帥句胡僧大驚斬之莫能禁衆執胡僧以降韓求知  
大賊已禽徇諸壁曰敢出者斬衆罵之求赴水死衆鉤出斬以徇  
餘柵皆下仁厚按轡裴回視賊壘吏請焚之仁厚命取財糧乃縱  
火尸賊成都仁厚還天子御樓勞軍授仁厚檢校尚書左僕射眉  
州刺史敬瑄與仁厚謀曰秀昇未禽貢輸便奪百官之奉民不鹽  
食公能破賊當以東川待公仁厚許之詔拜行軍司馬仁厚聞賊  
儲械子女皆在屯乃以銳兵瀕江伐木頽冰礙舟道負岸而陣使  
游軍逼賊久不戰則夜以千卒持短刀彊弩直薄營火而譟之秀

昇率舟兵救火仁厚遣人驚沒鑿舟皆沈衆懼多潰秀昇斬潰兵  
欲脅止之衆怒執秀昇以降仁厚問狀對曰天子蒙塵反者何獨  
我仁厚檻車送行在斬於市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初隸神策軍累  
遷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聞敬瑄以仁厚代已有望言敬  
瑄諷帝召師立以本官兼尚書右僕射師立益怒移檄言敬瑄十  
罪殺監軍田繪屯涪城遣兵攻綿州不克又檄劍州刺史姚卓文  
共攻成都假卓文爲指揮應接使卓文不應帝乃下詔削官爵敬  
瑄卽表仁厚爲東川節度留後楊茂言爲行軍副使楊棠爲諸軍  
都虞候率兵二萬討之師立遣大將張士安鄭君雄守鹿頭關仁  
厚次漢州前軍戰德陽師立嬰城闕四旬夜出兵擾北柵仁厚設  
兩翼而伏披柵門列炬賊不敢進伏發擊走之楊茂言謂仁厚且  
敗引兵走久乃還明日會諸將仁厚曰副使當以死報天子斬而



徇於是士安不敢出師立自督士十戰皆北仁厚約城中斬首惡者賞君雄諱于軍曰天子所討反者耳吾等何與乃與士安譁而進以仁厚書示師立曰請以死謝眾自沈于池死君雄悉誅其家獻首天子仁厚入府縱繫囚賑貧絕詔拜劍南東川節度使光啓二年遂據梓州絕敬瑄君雄時爲遂州刺史亦陷漢州攻成都敬瑄使部將李順之逆戰君雄死又發維茂州羌軍擊仁厚斬之乾寧中皆追贈司徒

趙犛陳州宛丘人世爲忠武軍牙將犛資警健兒弄時好爲營陣行列自號令指顧羣兒無敢亂父叔文見之曰是當大吾門稍長喜書學擊劍善射會昌中從伐潞州收天井關又從征蠻忠武軍功多遷大校黃巢入長安所在盜興陳人詣節度府請犛爲刺史表于朝授之既視事會官屬計曰巢若不死長安必東出關陳其衝也乃培城疏塹實倉庫峙藁薪爲守計民有貴者悉內之繕甲兵募悍勇悉補子弟領兵巢敗果東奔賊將孟楷以萬人寇項犛擊禽之僖宗嘉其功遷累檢校司空巢聞楷死驚且怒悉軍據潞水與秦宗權合兵數十萬繚長壕五周百道攻之州人大恐犛令曰士貴建功立名節今雖眾寡不敵男子當死地求生徒懼無益也且死國不愈生爲賊乎吾家食陳祿誓破賊以保陳異議者斬眾聽命引銳士出戰屢破賊巢益怒將必屠之乃起八仙營於州左僭象宮闕列白宮曹署儲糧爲持久計宗權輸鎧仗軍須賊益張讎水火數百戰勝負相當故人心固乃間道乞師於朱全忠未幾汴軍至壁西北陳人思奮犛引兵急擊賊破之圍凡三百日而解中和五年擢彰義軍節度使巢雖敗宗權始熾略地數千里屠二十餘州唯陳賴犛獨完以功檢校司徒加秦寧浙西兩節度皆

在陳并領之龍紀初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忠武軍節度仍治陳州流亡踵還與弟昶至友愛後將老悉以軍事付之乃卒贈太尉  
驥悉忠力以孤城抗賊巢卒敗亡然附全忠亦賴其力復振故委  
輸調發助全忠常先它鎮云昶字大東神采軒異而內沈厚有法  
度破孟楷功多巢之圍昶夜擲師疲而寢如有神相之者犁曙決  
戰士爭奮死鬪禽賊酋數人斬級千餘驥領秦寧以昶爲州刺史  
檢校尚書右僕射當時方鎮言忠壯吏治舉言驥昶驥之老乃授  
留後遷忠武節度使亦留陳進檢校司徒劭勸農桑於人有恩惠  
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乾寧二年卒年五十三贈太尉驥子翊字  
有節雄毅喜書善騎射巢之難激勵麾下約皆死以先冢適賊畏  
見殘齧卽夜縋死士取柩以入庫有巨弩機牙壞不能張翊以意  
調治激矢至五百步人馬皆洞賊畏不敢逼以勞檢校尚書右僕  
射遙領處州刺史昶帥忠武翊遷行軍司馬昶之喪知忠武留後  
政簡濟上下安之全忠表爲忠武軍節度使陳土惡善圯翊疊甃  
表墉遂無患三加檢校太保光化二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兼  
侍中封天水郡公按鄧艾故蹟決翟王渠溉稻以利農一家三節  
度相繼二十餘年陳人宜之天復初韓建帥忠武以翊知同州節  
度留後昭宗還長安詔入朝賜號迎鑾功臣以檢校太傅爲右金  
吾衛上將軍從東遷歲餘以疾免卒年五十五贈侍中陳人爲罷  
市

田頽字德臣廬州合肥人略通書傳沈果有大志與楊行密同里  
約爲兄弟應州募屯邊遷王將行密據廬州頽謀爲多攻趙鏗於  
宣州鏗出東溪乘暴流以逸阻水解甲謂追騎不能及頽乘輕舸  
追之鏗驚遂見禽行密表頽爲馬步軍都虞候沙陀叛將安仁義

奔淮南行密大喜屬以騎兵使在頽右兩人名冠軍中共攻常州殺刺史杜稜錢鏐方屯潤州一夕潰會孫儒南略頽等屯丹陽儒火揚州壁廣德頽破其屯與戰頽走行密怒奪其兵或諫行密曰彊敵傅壘不用頽非計也行密復將頽儒詒書仁義通好以疑行密行密待益厚署行軍副使卒用此二人功禽儒乃表仁義爲潤州刺史頽寧國軍節度使累遷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仁義至檢校太保頽已平馮弘鐸至揚州謝行密左右求貲不已獄吏亦有請頽怒曰吏覬吾入獄邪又求池歛爲屬州行密不許頽始怨將還指府門曰吾不復入此是時錢鏐部將徐綰叛鏐入杭州逐綰綰屯靈隱山迎頽頽遣客何曉見鏐曰王宜東保會稽無爲虛屠士衆也鏐曰軍中小叛常然公爲人長何助逆耶頽攻北門鏐登城與語射中鏐下頽築壘絕往來道鏐患之出金幣十輦募

此奪地者陳璋以死士三百免胄馳擊奪其地鏐授璋衢州刺史頽攻城未能克將濟江絕西陵爲鏐將所却圍益急先是行密欲女鏐子鏐急乃遣元璪迎女且告行密曰頽得志爲患必大請以子爲質願召還頽行密使人謂頽曰不還我遣人代守宣州頽不從鏐輸錢二百萬緡犒軍頽又請鏐子元瓘出質乃與綰引兵還然內怨行密與鏐因移書曰侯王守方以奉天子譬百川不朝于海雖狂奔澶漫終爲涸土不若順流無窮也東南揚爲大刀布金玉積如阜願公上天子常賦頽請悉儲峙單車以從行密答曰貢賦繇汴而達適足資敵爾於是頽絕行密大募兵李神福曰行密願必叛宜先圖之行密曰頽有大功而反狀未明殺之諸將不爲用頽遣其佐杜荀鶴至汴通好全忠喜屯宿州須變行密以康儒在頽所故授廬州刺史以間之頽怒族其家儒曰公不用吾謀死

無地矣。頽與安仁義連和，攻昇州，劫刺史李神福妻，息厚養之。神福方與劉存攻鄂州，行密召之神福，謂諸將曰：「頽反，此心腹疾，宜速攻之。」頽遣李臯詒書神福曰：「公家在此，苟從我，當分地。」以王答曰：「吾以一卒從吳王，任上將，終不以妻子易意。」乃斬臯，破頽兵於曷山。始頽將王壇等以舟師躡神福，後至吉陽磯，不戰。會日暮，壇掩神福軍，半濟，神福反舟順流急擊，大破之。因縱火，士多死。明日，壇復戰，敗於皖口。頽乃自將來戰，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亡也。」乃瀕水堅壁，不出。請行密以兵塞頽走道。仁義焚東塘，戰艦夜攻常州，不克。轉戰至夾岡，立二幟，解甲而息。追兵莫敢嚮。頽陳舟蕪湖，行密遣將王茂章攻潤州。仁義以善射冠軍，中當時稱朱瑾、梁米志誠、弩皆為第一。仁義常曰：「志誠弩十不當瑾槩之一，瑾槩十不當吾弓之一。」人以為然。又其治軍嚴善，得士心，戰卒數百。濠梁不毀，開門鬪，先告所當，中然後射之。茂章等不敢與，确行密遣使謂曰：「吾不忘公功能，自歸當復為行軍副使，但不可處兵。」仁義欲降其子，固諫乃止。行密召其將臺濠，泣語曰：「人嘗告頽必反，我不忍負人。頽果負我，吾思為將者非公，莫可濠頓首謝，率騎度江為陣。」以行士笑其怯。濠曰：「頽宿將多謀，備之何害？」與王壇等戰，廣德濠以行密書遺壇，諸將皆再拜，氣奪。濠麾兵擊之，壇走。神福既以不戰困頽，頽給言母病，還至蕪湖，聞壇敗，留精兵二萬。屬郭行琮身走城，濠之行為狹營，小舍覘者以為才容二千人。頽輕之不復召兵與戰。黃池矢石始交，而濠遁。兵爭逐北，遇伏，頽大敗。召蕪湖兵不得入，行琮及壇皆歸。行密恚，自料死士數百，號爪牙都身薄戰。濠退軍，示弱，士超隍。濠殊死戰，軍潰。頽奔城橋，陷為亂兵所殺。年四十六。其下猶鬪，示頽首，乃潰。頽始以元瓘歸戰不勝，輒欲

殺之頽母護免及鏐與行密合頽曰今日不勝必殺元瓘已而頽死傳首至淮南行密泣下葬以庶人禮亦葬康儒還元瓘於杭頽善爲治資寬厚通利商賈民愛之善遇士若楊夔康駟夏侯淑殷文圭王希羽等皆爲上客文圭有美名全忠鏐交辟不應頽置田宅迎其母以甥事之故文圭爲盡力夔知頽不足亢行密著溺賦以戒頽不用行密使王茂章穴地取潤州安仁義以家屬係城樓兵不敢登召李德誠曰汝可以委命乃抵弓矢就縛父子斬揚州市濛字頂雲亦合肥人頽破行密表爲檢校太保宣州觀察使天祐初卒

朱延壽者廬州舒城人事行密破秦彥畢師鐸趙鐸孫儒功居多行密欲以寬恕結人心而延壽敢殺時揚州多盜捕得者行密輒賜所盜遺之戒曰勿使延壽知已而陰許延壽殺之初壽州刺史高彥溫舉州人朱全忠行密襲之諸將憚城堅不可拔延壽鼓之拔其城卽表爲淮南節度副使全忠猶屯壽春延壽以新軍出每旗五伍爲列遣李厚以十旗擊西徧不勝將斬之厚請益五旗殊死戰全忠引去於是取黃蘄光三州以功遷壽州團練使昭宗在鳳翔詔延壽圍蔡以拔全忠勢擢奉國軍節度使全忠兵每至延壽開門不設備而不敢逼也延壽用軍常以寡鬪衆敗還者盡斬之田頽之附全忠延壽陰約曰公有所爲我願執鞭頽喜二人謀絕行密行密憂甚給病目行觸柱僵妻延壽姊也掖之行密泣曰吾喪明諸子幼得舅代我無憂矣遣辯士召之延壽疑不肯赴姊遣婢報故延壽疾走揚州拜未訖士禽殺之而廢其妻贊曰全忠唐之盜也行密志梟其元而後已田頽使出軍賦而助之此其謀責難而絕之非忠於唐也素所附而覬尊大亦已妄矣

孔子稱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如仁厚田朱材不足為吳蜀之老可與事天子哉

唐書自九十三劉成杜鍾張王列傳第一百十五  
劉建鋒字銳端蔡州朗山人為忠武軍部將與孫儒馬殷同事秦宗權儒之敗建鋒殷收散卒轉寇江西有眾七千推建鋒為王殷為前鋒張佶為謀王略洪虔數州眾遂十餘萬乾寧元年取潭州殺武安節度使鄧處訥自稱節度留後奉表京師詔即拜檢校尚書左僕射武安軍節度使建鋒已得志即嗜酒不事事新息小史陳贍為建鋒御者妻美且豔乃私之贍怒袖鐵搥擊建鋒死斷其喉眾推張佶為帥佶固辭馬蹏傷佶左髀下令曰吾非而王時馬殷攻邵州未克於是遣人迎殷磔贍于市殷至佶坐受其謁既而率將吏推殷為留後詔即除檢校太傅潭州刺史殷以成汭楊行密劉隱皆養士以圖王霸謂其屬高郁曰吾欲重幣以奉四鄰而固吾境計安出郁曰荆南闇弱焉能患我淮南我讎也固不吾援

唐書自九十三

唐書自九十三

三劉成杜鍾張王列傳第一百十五  
劉建鋒字銳端蔡州朗山人為忠武軍部將與孫儒馬殷同事秦宗權儒之敗建鋒殷收散卒轉寇江西有眾七千推建鋒為王殷為前鋒張佶為謀王略洪虔數州眾遂十餘萬乾寧元年取潭州殺武安節度使鄧處訥自稱節度留後奉表京師詔即拜檢校尚書左僕射武安軍節度使建鋒已得志即嗜酒不事事新息小史陳贍為建鋒御者妻美且豔乃私之贍怒袖鐵搥擊建鋒死斷其喉眾推張佶為帥佶固辭馬蹏傷佶左髀下令曰吾非而王時馬殷攻邵州未克於是遣人迎殷磔贍于市殷至佶坐受其謁既而率將吏推殷為留後詔即除檢校太傅潭州刺史殷以成汭楊行密劉隱皆養士以圖王霸謂其屬高郁曰吾欲重幣以奉四鄰而固吾境計安出郁曰荆南闇弱焉能患我淮南我讎也固不吾援

唐書自九十三

公若置邸京師歸天子職貢王人來錫命四方畏服然後按兵討  
不廷霸業成矣殷悟厚結宣武朱全忠以請于朝乃拜湖南節度  
兵馬留後郁又教殷鑄鉛鐵錢十當銅錢一民得自摘山收茗算  
募高戶置邸閣居茗號八牀主人歲入算數十萬用度遂饒於是  
收邵衡永道郴連六州進攻桂州執留後劉士政諸城望風奔潰  
盡得昭賀梧象柳宜蒙等州又攻容管執寧遠節度使龐巨曦虜  
其衆及貲昭宗在鳳翔難方亟遣中人問道賜朱書密詔使殷與  
楊行密攻汴州殷兵訖不出殷弟竇沈勇知書史從孫儒爲盜晚  
事楊行密爲黑雲軍使與錢鏐戰數有功夜卧常有光怪行密知  
之曰吾今歸汝于兄辭曰竇一賤卒公待以不死湖南在宇下朝  
亡夕至但誼不忍舍公行密具齋以遣曰爾還與兄共食湘楚然  
何以報我答曰願通二國好使商賈相資行密喜既至殷表以自

副每勸殷與行密連和殷畏全忠卒不克殷與建鋒同里人凡宗  
權黨散爲盜者皆以酷烈相矜時**通名蔡賊云**

成河青州人少無行使酒殺人亡爲屠後入蔡賊中爲賊帥假  
子更姓名爲郭禹當戍江陵亡爲林火門山後詣荆南節度使  
陳儒降署裨校久之張瓌囚儒以凶慄欲殺之禹結千人奔入  
峽夜有蛇環其所視曰有所負者生唯命既而蛇亡禹乃襲歸  
州入之自稱刺史招募流亡訓士位得勝兵三千秦宗權故將許  
存奔禹禹以青州割卒三百拜之以討荆南部將牟權于清江禽  
權取其衆禹又破其將王建肇建肇奔黔州昭宗拜禹荆南節度  
留後始改名泖復故姓宗權餘黨厚攻夔州建時西川節度使  
王建遣將屯忠州與夔州刺史毛湘湘厚屯白帝泖率存乘  
二軍之間攻之二軍使人諄辱泖韓楚言元胤泖恥之曰有如禽

賊當支解以送會存夜斬營襲厚破之厚奔萬州爲刺史張造所  
拒走綿州存入夔州造言妻李語夫曰君常辱軍且支解不如前  
死楚言不決李滿刀帝下方共食復語之夫曰未可知李取刀斷  
其首并殺三子乃自剄洩其烈禮葬之刻石表曰烈女即使司  
馬劉昌夫守夔率存泝江略雲安建將皆奔存按兵渝州盡下瀕  
江州縣將王建肇據黔州自守帝以建肇爲武泰軍節度使洩遣  
將趙武率存攻之建肇走洩乃以武爲留後存爲萬州刺史存不  
得志洩遣密伺之方蹴毬洩曰存必叛自試其力矣遣將襲之存  
夜率左右起塔走與王建肇皆降於王建洩頗知吏治嘗錄囚盡  
其情善以賊陰殺令其主簿疑小吏導之訊不承臨刑曰我且訟  
地下詔月吏暴死洩聞益詳於獄始治州民版無幾未再暮自占  
者萬餘帝數詔刻石頌功輒固辭時鎮國節度韓建亦以治顯號

北韓南郭洩進累檢校太尉中書令上谷郡王雲安權鹽本隸鹽  
鐵洩擅取之故能畜兵五萬初任賀隱隱賢者也故洩所舉少過  
晚得妻父任之譖害諸子洩皆于殺之至絕嗣禮朗本荆南隸州  
爲雷滿所據別爲節度洩數請之宰相徐彥若不許及彥若罷道  
江陵洩出怨言彥若曰公專一面自視桓文一賊不能取而怨朝  
廷乎洩大慙晚喜術士餌藥瀕死而蘇天復三年帝詔淮南節度  
使楊行密圍鄂州朱全忠使韓勅救之諷洩與馬殷雷彥威犄角  
洩身自將而行下知洩不足亢行密無敢諫惟親吏楊師厚勸之  
洩爲巨艦堂皇悉備行至公安上不言欲還師厚曰公舉全軍中  
道還何以見百姓洩乃行彥威潛師略江陵洩諸將念私無鬪志  
淮南將李神福壁沙橋望洩軍曰戰艦雖盛首尾斷絕可取也擊  
洩君山敗之火其船衆大潰洩投江死士民皆爲彥威所劫韓勅



走還王建遂取夔施忠萬四州天祐中全忠表汭死國事請與杜洪皆立廟云

杜洪鄂州人爲里俳兒乾符末首巢亂江南永興民皆亡爲盜刺史崔紹募民彊雄者爲土團軍賊不敢侵於是人人知兵杭州刺史路審中爲董昌所拒走客黃州中和末聞紹卒募士三千人鄂州以守洪爲州將有功亦逐岳州刺史居之光啓二年安陸賊周通率兵攻審中審中亡去以乘虛入鄂自爲節度留後僖宗卽拜本軍節度使是時永興民吳討據黃州駱殷據永興二人皆隸土團者也故軍剽甚洪雖得節制而附朱全忠絕東南貢路乾寧初身自將擊討乞師淮南楊行密遣朱延壽助之洪引還延壽拔黃州俘討獻京師駱殷棄永興走行密取其地洪得駱殷倚爲心腹間取永興守之全忠方圍鳳翔昭宗遣使者東出道武昌洪皆殺

之時行密略光州詔洪出兵與忠義趙匡凝武安馬殷襲安州行密使李神福劉存率舟師萬人討洪駱殷棄永興走縣民方詔守以待命神福已得詔大喜以永興壯縣饋餽所仰旣得鄂半矣遂進圍鄂州洪嬰城請救於汴全忠率兵五萬營霍丘行密禦之汴兵不利引還使別將吳章以三千兵解圍神福迎破之時全忠方與河東軍薄戰故不能救洪洪乃求助於馬殷殷不答洪計窮復走全忠全忠遣曹延祚合吳章兵萬三千救洪淮南將劉存濬坎傅城殷爲洪謀曰淮兵深入仰永興以濟若奇兵取之賊不戰而潰洪以精兵合汴人間道掩永興三十里而舍存以方詔苗璘當之汴亡卒走淮壁言軍虛實曰鄆軍懦可取開道軍不可當也璘曰殺強則弱者撓矣乃自擊開道軍敗之禽汴士三百人徇城下洪軍氣沮存使辯士臨說洪恃汴方強無降意或勸存急擊援兵則城

自下存曰擊之賊入則城固矣若縱其遁城可取也俄而汴軍走是日城陷執洪及曹延祚窮斬其餘行密見洪責曰爾同逆賊弑主與孤爲仇吾軍還而復爲賊後拒今定何如洪謝曰不忍負朱公與延祚皆斬揚州市以劉存守鄂州行密死馬殷遂取其地鍾傳洪州高安人以負販自業或勸其爲盜必大顯時王仙芝猖狂江南大亂衆推傳爲長乃鳩夷僚依山爲壁至萬人自稱高安鎮撫使仙芝遣柳彥璋略撫州不能守傳入據之言諸朝詔卽拜刺史中和二年逐江西觀察使高茂卿遂有洪州撫民危全諷聞傳之去竊州以叛使弟存昌據信州僖宗擢傳江西團練使俄拜鎮南節度使檢校太保中書令爵潁川郡王又徙南平傳率兵圍撫州天火其城士民謹驚諸將請急攻之傳曰乘人之險不可乃祝曰全諷罪無辜民者火卽止全諷聞謝罪聽命以女女傳子匡

時傳以王時爲袁州刺史擊馬殷又以彭玕爲吉州刺史玕健將也傳倚以爲重廣明後州縣不鄉貢惟傳歲薦士行鄉飲酒禮率官屬臨觀資以裝齋故士不遠千里走傳府傳少射獵醉遇虎與鬪虎搏其肩而傳亦持虎不置會人斬虎然後免旣責悔之戒諸子曰士處世尚智與詠勿效吾暴虎也乃畫搏虎狀以示子孫凡出軍攻戰必禱佛祠積餌餅爲犀象高數尋晚節重斂商人至棄其貨去天祐三年卒匡時自立爲節度觀察留後次子匡範爲江州刺史怨兄立挈州附淮南因言兄結汴人圖揚州楊渥使秦裴攻匡時圍洪州匡時城守不出凡三月城陷進軍大掠三日止執匡時及司馬陳象歸揚州渥切責匡時頓首請死渥哀赦之斬象于市彭玕旣失援厚結馬殷且觀虛實使者還曰殷將校輯睦未可圖也遂歸款玕通左氏春秋嘗募求西京石經厚賜以金揚州

人至相語曰十金易一筆百金償一篇況得士乎故士人多往依之始危全諷聞匡時立喜曰聽鍾郎爲節度三年我自取之及渥兵盛不敢救潛謀攻渥會淮南亡將王茂章過州請曰聞公欲大舉願見諸將才否全諷蒐衆十萬邀茂章觀之對曰揚州有士三等公衆正當其下盍更益之全諷不能答後爲楊氏所并劉漢宏本兗州小史從大將擊王仙芝劫輜重叛去乾符末略江陵焚民室廬廬無完家於是都統王鐸遣將崔錯降之表爲宿州刺史漢宏恨賞薄有望言會浙東觀察使柳瑫得罪乃授漢宏觀察使之僖宗在蜀貢輸踵驛而西帝悅寵其軍爲義勝軍卽授節度使漢宏既有七州志侈大輒曰天下方亂耶金刀非吾尚誰哉鳴噪諸廷命斫樹或曰巨木不可伐怒曰吾能斬白蛇何畏一本中和二年遣弟漢宥率諸將攻杭州壁西陵爲董昌所敗復兵七萬瀕江而屯昌使錢鏐宵濟襲破之明年漢宏屯黃嶺發洞獠同攻昌鏐出富陽擊諸營多潰去漢宏大沮悉軍十萬列艦西陵謀宵濟襲昌禱於江有一矢墜前惡之俄與鏐遇鏐俘馘五千漢宏羸服走或執之給而免明日復戰鏐斬其弟漢宥將辛約時鍾季文守明州廬約處州蔣瓌婺州杜雄台州朱褒温州褒兵最彊故漢宏使褒治大艦習戰以史惠施堅實韓公汶將其軍帝聞杭越罕戰遣中人焦居璠持節詔通好皆不奉詔光啓二年鏐率諸將攻越自趨導山破公汶於曹娥埭與褒戰燒其艦進屯豐山堅實詣鏐降漢宏率麾下六百人走台州鏐斬其母妻于屯杜雄饗其軍皆醉執漢宏以見董昌漢宏曰自古豈有不亡國邪昌使斬于市叱刑者曰吾節度使非庸人可殺我嘗夢持金殺我者必錢鏐也昌命鏐斬之

張雄泗州漣水人與里人馮弘鐸皆爲武寧軍偏將弘鐸爲吏辰  
雄爲辯數并見疑於節度使時溥二人懼禍乃合兵三百度江壁  
白下取蘇州據之稍稍嘯會戰艦千餘兵五萬乃自號天成軍鎮  
海節度使周寶之敗奔常州聞高駢將徐約兵銳甚誘之使擊雄  
與之蘇州雄匿衆海中使別將趙暉據上元資以舟械寶兵散多  
降暉衆數萬雄卽以上元爲西州負其才欲治臺城爲府旌旗衣  
服僭王者楊行密圍揚州畢師鐸厚齎寶幣啗雄連和雄率軍浮  
海屯東塘是時揚州圍久皮囊革帶食無餘軍中殺人代糧纜干  
錢聞雄至間道挾珍走軍以銀二斤易斗米逮糠粃以差爲直雄  
軍富過所欲卽不戰去暉數剽江道雄擊殺之坑其衆自屯上元  
大順初以上元爲昇州詔授雄刺史未幾卒雄善馭衆人思之爲  
立廟弘鐸代爲刺史弘鐸善騎射侃侃若儒者行密已得淮南弘  
鐸納好然倚兵艦完利謀取潤州遣客尚公迺進說行密行密不  
從客曰公不見聽未知勝幾樓船時行密大將田頔在宣州陰圖  
弘鐸募工治艦工曰上元爲舟市木遠方堅緻可勝數十歲頔曰  
我爲舟於一用不計其久取木於境可也弘鐸介宣揚間不自安  
而州數有怪天復二年大風發屋巨木飛舞州人駭曰州且易主  
大將馮暉等勸弘鐸悉軍南嚮聲言討鍾傳實襲頔行密知之遣  
客說止不聽頔逆擊於曷山弘鐸大敗收殘士欲入海行密懼復  
振遣人迎犒東塘好謂曰兵有勝負今衆尚彊乃自棄于海奈何  
吾府雖隘尚可以居若欲揚州我且讓公弘鐸舉軍盡哭行密挈  
飛艦不持兵入其軍執弘鐸手尉勉遂以歸表爲淮南節度副使  
見尚公迺曰頗憶爲馮公求潤州否何多尚邪謝曰臣爲君恨其  
未遂行密笑曰吾得君尚何憂徐約者曹州人已得蘇州有詔授

刺史錢鏐遣弟鉞攻之約驅民墨鏡其形曰願戰南都從事或曰  
都者國稱杭終有國乎約後淺窘與其下哭而別入海死鏐使沈  
粲守蘇州約衆降潤州阮結結不能定鏐以成及討之盡殲其衆  
王潮字信成光州固始人五代祖曄爲固始令民愛其仁留之因  
家焉世以貴顯僖宗入蜀盜興江淮壽春亡命王緒劉行全合羣  
盜據壽州未幾衆萬餘自稱將軍復取光州劫豪傑置軍中潮自  
縣史署軍正主廩庾士推其信緒提二州籍附秦宗權它日賦不  
如期宗權切責緒懼與行全拔衆南走略潯陽贛水取汀州自稱  
刺史入漳州皆不能有也初以糧少故兼道馳約軍中日以老孺  
從者斬潮與弟審邦審知奉母以行緒切責潮曰吾聞軍行有法  
無不法之軍對曰人皆有母不聞有無母之人緒怒欲斬其母三  
子同聲曰事母猶事將軍也殺其母焉用其子緒赦之會母死不  
敢哭夜殯道左時望氣者言軍中當有暴興者緒潛視魁梧雄才  
皆以事誅之衆懼次南安潮語行全曰子美須眉才絕衆吾不知  
子死所而行全怪寤亦不自安與左右數十人伏叢翳狙縛緒以  
徇衆呼萬歲推行全爲將軍辭曰我不及潮請以爲主潮苦讓不  
克乃除地剝劔祝曰拜而劔三動者我爲主至審知劔躍於地  
衆以爲神皆拜之審知讓潮自爲副緒歎曰我不能殺是子非天  
乎潮令于軍曰天子蒙難今當出交廣入巴蜀以幹王室於是悉  
師將行會泉州刺史廖彥若貪暴聞潮治軍有法故州人奉牛酒  
迎潮乃圍城歲餘克之殺彥若遂有其地初黃巢將竊有福州王  
師不能下建人陳巖率衆拔之又逐觀察使鄭鑑自領州詔卽授  
刺史久之巖卒其婿范暉擁兵自稱留後巖舊將多歸潮言暉可  
取潮乃遣從弟彥復將兵審知監之攻福州審知乘白馬履行陣

望者披靡號白馬將軍暉守彌年不下潮今日兵盡益兵將盡益將兵將盡則吾至矣於是彥復急攻暉亡入海追斬之建汀二州皆舉籍聽命潮乃盡有五州地昭宗假潮福建等州團練使俄遷觀察使乃作四門義學還流亡定賦斂遣吏勸農人皆安之乾寧中寵福州爲威武軍卽拜潮卽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卒贈司空潮病以審知權節度讓齊封不許詔審知檢校刑部尚書節度觀察留後厚事朱全忠全忠薦爲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在鳳翔賜審知朱詔自三品皆得承制除授天祐初進琅邪郡王審邦字次都爲泉州刺史檢校司徒喜儒術通書春秋善吏治流民還者假牛犁興完廬舍中原亂公卿多來依之振賦以財如楊承休鄭璘韓偓歸傳懿楊贊同鄭戩等賴以免禍審邦遣子延彬作招賢院以禮之

劉知謙壽州上蔡人避亂客封州爲清海牙將節度使韋宙以兄女妻之衆謂不可宙曰若人狀貌非常吾以子孫託之黃巢自嶺表北還湖湘間羣盜蟻結知謙因據封州有詔卽授刺史兼賀水鎮使以邊梧桂知謙撫納流亡愛裔用度養士卒未幾得精兵萬人多具戰艦境內肅然久之疾病召諸子曰今五嶺盜賊方興吾有精甲犀械爾勉建功時哉不可失也知謙卒其推其子隱爲嗣清海軍節度使劉崇龜表爲封州刺史嗣薛王知柔代領節度未至而牙將盧瑒叛隱率兵奉迎知柔直趨廣州禽瑒獻之於是知柔以闔郡宗拜隱本軍行軍司馬俄遷副使天復初節度徐彥若死隱自稱留後虔人盧光稠者有衆數萬據州自爲留後又取韶州隱與爭之戰不勝悉師攻虔州光稠伏軍掉戰隱縱驅伏發挺身免天祐初始詔隱權節度留後乃遣使者入朝重賂朱全忠以

自固是歲光稠死子延昌自稱刺史為其下所殺更推李圖總州  
事圖死鍾傳盡劫其眾欲遣子匡時守之不克州人自立譚全播  
為刺史附全忠云

唐書一百九十一  
夫有生所甚重者身也得輕用者忠與義也後身先義仁也身可  
殺名不可死志也大凡捐生以趣義者寧豫期垂名不朽而為之  
雖一世成敗亦未必濟也要為重所與終始一操雖顏高岱不吾  
壓也夷齊排周存商商不害亡而周以興兩人至餓死不肯屈卒  
之武王蒙慙德而夷齊為得仁仲尼變色言之不敢少損焉故忠  
義者真天下之大閑歟茲錄逆鼎搏人而肆其毒然殺一義士則  
四方解情故亂臣賊子絕然疑沮而不得逞何哉欲所以為彼者  
而為我也義在與在義亡與亡故王者常推而褒之所以砥礪生  
民而窒不軌也雖然非烈丈夫曷克為之彼委靡軟熟偷生自私  
者真畏人也哉故次敘夏侯端以來凡三十三人于左方

夏侯端壽州壽春人梁尚書左僕射詳孫也仕隋為大理司直高

祖微時與相友大業中討賊河東表端爲副端遂數術密語高祖曰玉牀搖帝坐不安晉得歲真人將興安天下之亂者其在公乎但上性沈息內惡諸李今金才已誅次且取公宜早爲計帝感其言義師興端在河東吏捕送長安帝入京師釋囚引入臥內擢祕書監李密之降關東地未有所屬端請假節招諭乃拜大將軍爲河南道招慰使卽傳檄州縣東薄海南捷淮二十餘州遣使順附次譙州會亳汴二州刺史已降王世充道塞無所歸計窮彷徨麾下二千人糧盡不忍委端去端乃殺馬宴大澤中謂衆曰我奉王命義無屈公等有妻子徒死無益吾丐若首持與賊以取富貴衆號泣不忍視端亦泣欲自刎爭持之乃止行五日餓死十四三遇賊衆潰從者纔三十餘人遂東走頓登豆以食端持節臥起歎曰平生不知死地乃在此縱其下令去母俱沒會李公逸守杞州勒兵迎端時河南地悉入世充公逸感端之節亦固守世充遣人以淮南郡公尚書少吏部印綬召端解所服衣以贈端曰吾天子使寧汴賊官耶非持首去不可見卽焚書及衣因解節毛懷之間道走宜陽歷崕峭榛莽比到其下僅有在者皆體髮癯焦人不堪視端入謁自謝無功不及危困狀帝憫之復拜祕書監出爲梓州刺史散祿廩周孤窮不爲子孫計貞觀元年卒

劉感岐州鳳泉人後魏司徒豐生孫也武德初以驃騎將軍戍涇州爲薛仁果所圍糧盡殺所乘馬啖士而煮骨自飲至和木屑以食城垂陷長平王叔良救之賊乃解與叔良出戰爲賊執還圍涇州令感約城中降感給諾至城下大呼曰賊大飢亡在朝暮秦王數十萬衆且至勉之無苦仁果怒執感埋其半土中馳射之至死置益甚賊平高祖購得其尸祭以少牢贈瀛州刺史爵平原郡公



封戶二千諡忠壯詔其子嗣封爵賜田宅焉

常達陝州陝人仕隋爲鷹擊郎將嘗從高祖征伐與宋老生戰霍  
邑軍敗自匿帝意已死久乃自歸帝大悅命爲統軍拜隴州刺史  
時薛舉方強達敗其子仁果斬首千級舉遣將件士政給降達不  
疑厚加撫接士政伺隙劫之并其衆二千歸賊舉指其妻謂達曰  
識皇后乎答曰彼癩老嫗何所道舉奴張貴又曰亦識我否達瞋  
目曰若乃奴耳貴忿舉笏擊其面達不爲懼亦拔刀逐之趙弘安  
爲蔽捍乃免仁果平帝見達勞曰君忠節正可求之古人爲執士  
政殺之賜達布帛三百段以達并劉感事授史臣令狐德棻云終  
隴西刺史

敬君弘絳州絳人北齊尚書右僕射顯儒曾孫也累功歷驃騎將  
軍封黔昌侯以屯營兵守玄武門隱太子之死左右解散其車騎  
將軍馮立者有材武歎曰生賴其寵死不共難我無以見士大夫  
乃與巢王親將謝叔方率兵攻玄武門殊死鬪君弘挺身出或曰  
事未可判當按兵待變成列而鬪可也不從與中郎將呂世衡呼  
而進皆戰歿立顧其下曰足以報太子矣遂解兵走君弘等敗秦  
府兵不振尉遲敬德擲巢王首示叔方叔方下馬慟亦出奔明日  
自歸太宗曰義士也置之俄而立又至帝讓曰汝離我兄弟罪一  
也殺我將士罪二也何所逃死答曰出身事主當戰之日不知其  
它因伏地悲不自勝帝亦勞遣之詔贈君弘左屯衛大將軍世衡  
右驍衛將軍立已蒙貸歸語人曰上赦吾罪吾當以死報未幾突  
厥犯便橋立引數百騎與虜薄敗之咸陽帝喜授廣州都督前日  
牧守苛肆爲蠻夷患故數叛立至不事家產衣食弗求羸嘗見貪  
泉曰此豈隱之所酌邪吾雖日汲庸易吾性哉遂劇飲去在職不

三年有惠愛卒于官

叔方歷伊州刺史善治軍戎華愛之累加銀青光祿大夫徙洪廣二州都督卒諡曰勤本萬年人從巢王征討有功王表爲屈陲真府左軍騎云

呂子臧蒲州河東人剛直健于吏隋大業末爲南陽郡丞捕擊盜賊有功高祖入京師遣馬元規慰輯山南獨子臧堅守元規遣士諷曉子臧殺之及煬帝已弒帝更使其壻薛君倩齎詔言隋所以亡諭子臧爲故君發喪訖卽送款就拜鄧州刺史封南陽郡公武德初朱粲新謁子臧率兵與元規并力元規兵不進子臧曰乘賊新敗上下惶沮一戰可禽若遷延其衆稍集吾食盡致死於我不可當也不納子臧請以所部兵獨進又不許俄而粲得衆復張元規嬰城子臧扼腕曰謀不見用坐公死矣賊圍固會霖雨雉堞崩剝或勸其降子臧曰我天子方伯且降賊乎乃率麾下數百人赴敵死城亦陷元規死之元規安陸人初以隊正從帝征伐持節下南陽得兵萬餘然無謀以至于敗

王行敏并州樂平人隋末爲盜長高祖興來降拜潞州刺史遷屯衛將軍劉武周入并州寇上黨取長子壺關或言刺史郭子武備不支且失路帝遣行敏馳往既至與子武不叶賊圍急儲備空乏衆恟懼行敏患之會有告子武謀反遂斬之州民陳正謙者以信義稱鄉里出粟千石濟軍由是人自奮賊乃去行敏又敗竇建德兵於武陟武德四年督兵徇燕趙與劉黑闥戰歷亭破之旣而釋甲不設備爲黑闥所掩縛致麾下終不屈賊遂斬之且死西向跪曰臣之忠惟陛下知之帝聞而悼惜黑闥之亂死事者又有盧士叡李玄通士叡客韓城隋亂結納英豪高祖與之舊及兵興率數

百入上謁汾陰又使兄子諭降劇賊孫華與劉弘基敗隋將桑顯和於飲馬泉擢累右光祿大夫爲瀛州刺史黑闥遣輕騎破其郭拒戰半日士見親屬係虜乃潰士獻爲賊禽欲使說下城堡不從見殺玄通藍田人爲隋鷹揚郎將高祖入關率所部自歸拜定州總管爲黑闥所破愛其才欲以爲將玄通曰吾當守節以報烏能降志賊邪不聽囚之故吏有餉飲饋者玄通曰諸君見哀吾能一醉遂縱飲謂守者曰吾能劔舞可借刀守士與之曲終仰天大息曰大丈夫撫方而不能保所守尚何視息邪乃潰腹死帝爲流涕擢其子伏護大將軍

羅士信齊州歷城人隋大業時長白山賊王薄左才相孟讓攻齊郡通守張須陁率兵擊賊士信以執衣年十四短而悍請自效須陁疑其不勝甲少之士信怒被重甲左右韃上馬顧眄須陁許之擊賊濰水上陣纔列執長矛馳入賊營刺殺數人取一級擲之承以矛戴而行賊皆貽懼無敢亢須陁乘之大破賊士信逐北每殺一賊輒劓鼻納諸懷暨還驗以代級須陁歎伏遣以所乘馬凡戰須陁先登士信副以爲常煬帝遣使圖須陁士信陣法上內史後須陁爲李密所殺士信與裴仁基歸密署總管俾統所部討王世充身被重創見獲於世充世充愛其才厚遇之與同寢食後得密將邴元真等故士信稍稍疏斥士信恥與伍率所部千餘人來降高祖拜陝州道行軍總管因謀世充士信行則先鋒反則殿有所獲悉散戲下有功者或脫衣解馬賜之士以故用命然持法嚴至親舊無少貸其下亦不甚附師次洛陽攻千金堡堡有惡言詢軍士信怒夜遣百人載嬰兒唬諜堡下若自東都出奔者旣而陽悟曰非也此千金堡耳因散去堡兵開門追掠士信伏入屠之無類

賊平授絳州總管封郊國公從秦王擊劉黑闥洛水上得一城王君廓戍之賊急攻潰而出王語諸將孰能守此士信曰願以守乃命之士信已入賊悉眾攻方雨雪救軍不得進城陷黑闥欲用之不屈而死年二十八王隱悼購其尸以葬諡曰勇初士信爲仁基所禮及東都平出家財斂葬北邙以報德且曰我死當墓其側至是如所志

張道源并州祁人名河以字顯年十四居父喪士人賢其孝縣令郭湛署所居曰復禮鄉至孝里道源嘗與客夜宿客暴死道源恐主人忽怖臥尸側至曙乃告又徒步護送還其家隋末政亂辭監察御史歸閭里高祖興署大將軍府戶曹參軍至賈胡堡復使守并州京師平遣撫慰山東下燕趙有詔褒美封累范陽郡公淮安王神通略定山東令守趙州爲竇建德所執會建德寇河南間遣人詣朝請乘虛擣賊心脅卽詔諸將率兵影接俄而賊平還拜大理卿時何稠得罪籍其家屬賜羣臣道源曰禍福何常安可利人之亡取其子女自奉仁者不爲也更資以衣食遺之天子見其年耆拜綿州刺史卒贈工部尚書諡曰節道源雖官九卿無貲產比亡餘粟二斛詔賜帛三百段族孫楚金有至行與兄越石皆舉進士州欲獨薦楚金固辭請俱罷都督李勣歎曰士求才行者也旣能讓何嫌皆取乎乃並薦之累進刑部侍郎儀鳳初彗見東井上疏陳得失高宗欽納賜物二百段武后時歷秋官尚書爵南陽侯有清槩然尚文刻當時亦少之爲酷吏所構流死嶺表

李育德趙州人祖諤仕隋通州刺史爲名臣世富于財家僮百人天下亂乃私完械甲嬰武陟城自保人多從之遂爲長劇賊來掠不能克隋亡與柳燮等歸李密私署總管密爲王世充所破以郡

來降卽拜陟州刺史兄厚德自賊所逃歸度河復被執賊使招育  
德陽許之故兄不死賊帥段大師令裨校以兵守厚德陰得其驩  
乃與州人賈慈行謀逐賊慈行夜登城呼曰唐兵登矣厚德自獄  
擁羣囚謀而出斬長史衆不敢動大師縋城走卽拜殷州刺史厚  
德省親留育德以守引兵拔賊河內堡三十一所世充怒悉銳士  
攻之城陷猶力戰與三弟皆歿時死節者又有李公逸張善相凡  
三人公逸者與族弟善行居雍丘以才雄爲衆所歸始附王世充  
策其必敗乃獻款高祖因其地置杞州卽拜總管封陽夏郡公以  
善行爲刺史世充遣其弟將徐亳兵攻之公逸請援未報因使善  
行守身入朝言狀至襄城爲賊邏送洛陽世充曰君越鄭臣唐何  
哉答曰我於天下唯聞有唐賊怒斬之善行亦死帝悼惜封其子  
襄邑縣公善相襄城人大業末爲里長督兵迹盜爲衆附賴乃據

許州奉李密密敗挈州以來詔卽授伊州總管王世充攻之屢困  
賊遣使三輩請救朝廷未暇也會糧盡衆餓死善相謂僚屬曰吾  
爲唐臣當効命君等無庸死斬吾首以下賊可也衆泣不肯曰與  
公同死愈於獨生城陷被執罵賊見殺高祖歎曰吾負善相善相  
不負我乃封其子襄城郡公

高叡京兆萬年人隋尚書左僕射頰孫也舉明經稍遷通義令有  
治勞人刻石載德歷趙州刺史平昌縣子聖曆初突厥默啜入寇  
叡嬰城拒虜攻益急長史唐波若度且陷卽與虜通叡覺之力不  
能制卽自經不得死爲虜執使降諭諸縣不肯應見殺初虜至有  
爲叡計者突厥蠶銳所向無完公不能亢且當下之答曰我刺史  
不戰而降罪大矣武后歎惜贈冬官尚書諡曰節詔誅波若籍其  
家下制暴叡忠節波若臣賊使天下知之予仲舒通故訓學擢明

經爲相王府文學王所欽器開元初宋璟蘇頌當秉多咨訪焉時舍人崔琳練達政宜璟等禮異之常語人曰古事問高仲舒時事問崔琳何復疑終太子右庶子

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在太常工籍睿宗爲皇嗣少府監裴匪躬中官范雲仙坐私謁皇嗣皆殊死自是公卿不復見唯工優給使得進俄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刺腹中腸出被地眩而仆武后聞大驚輿致禁中命高醫內腸褫桑杜紘之閱夕而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卽詔停獄睿宗乃安當是時朝廷士大夫翕然稱其誼自以爲弗及也神龍初母喪葬前闕口營石墳晝夜不息地本印燥泉忽湧流盡之側李冬有華大鹿相擾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詔表闕于閭景雲時遷右武衛中郎將玄宗屬其事於史官擢右統衛將軍爵代國公詔鑿其名於泰華二山碑以爲榮卒配饗睿宗廟廷大曆中贈兵部尚書謚曰忠以子承恩爲廬州長史中和中又擢其遠孫敬則爲太子右諭德

王同皎相州安陽人陳駙馬都尉寬曾孫也陳亡徙河北長安中尚太子女安定郡主拜典膳郎太子中宗也桓彥範等誅二張遣同皎與李湛李多祚卽東宮迎太子請至玄武門指授諸將太子拒不許同皎進曰逆豎反道顯肆不軌諸將與南衙執事刻期誅之須殿下到以係衆望太子曰上方不豫得無不可乎同皎曰將相毀家族以安社稷奈何欲內之鼎鑊乎太子能自出諭之衆乃止太子猶豫同皎卽扶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入兵趨長生殿太后所環侍嚴定以奏誅易之等狀帝復位擢右千牛將軍封琅邪

公食實戶五百主進封公主拜同皎駙馬都尉遷光祿卿神龍後  
武三思烝濁王室同皎惡之與張仲之祖延慶周憬李俊再祖雍  
謀須武后靈駕發伏弩射殺三思會播州司兵參軍宋之慈以外  
妹妻延慶延慶辭之慈固請乃成婚延慶心厚之不復疑故之慈  
子曇得其實之慈兄之間嘗舍仲之家亦得其謀令曇密語三思  
三思遣俊上急變且言同皎欲擁兵闕下廢皇后帝殊不曉大怒  
斬同皎於都亭驛籍其家同皎且死神色自如仲之延慶皆死儻  
遁入比干廟自剄將死謂人曰比干古忠臣神而聰明其知我乎  
后三思亂朝虐害忠良滅亡不久可干吾頭國門見其敗也憬壽  
春人後太子重俊誅三思天下共傷同皎之不及見也睿宗立詔  
復官爵諡曰忠壯誅祖雍等先是許州司戶參軍燕欽融再上  
書斥韋后擅政且逆節已萌后怒勸中宗召至廷撲殺之宗楚客  
復私令衛士極力故死又博陵人郎崇亦表后及楚客亂被誅至  
是俱贈諫議大夫備禮改葬賜欽融一子官同皎子繇尚永穆公  
主生子潛字弘志生三日賜緋衣銀魚幼莊重不喜兒弄以帝外  
孫補千牛復選尚公主固辭元和中擢累將作監吏或籍名北軍  
輒驕墮不事潛悉奏罷之故不戒而辦監無公食而息錢舊皆私  
有至潛取以具食遂爲故事遷左散騎常侍拜涇原節度使憲宗  
與對大悅曰吾知而善職我自用之潛至鎮繕壁壘積粟構高屋  
侍兵利而嚴遂引師自原州踰磧石取虜將一人斥烽候築歸化  
潘原二壘請復城原州度支沮議故原州復陷穆宗卽位封琅邪  
郡公更節度荆南疏吏惡榜之里閭殺尤縱者分射三等課士習  
之不能者罷故無冗軍大和初檢校尚書左僕射卒于官贈司空  
吳保安字永固魏州人氣挺特不俗睿宗時姚雋蠻叛拜李蒙爲

姚州都督宰相郭元振以弟之子仲翔託蒙蒙表爲判官時保安罷義安尉未得調以仲翔里人也不介而見曰願因子得事李將軍可乎仲翔雖無雅故哀其窮力薦之蒙表掌書記保安後往蒙已深入與蠻戰沒仲翔被執蠻之俘華人必厚責財乃肯贖聞仲翔貴胄也求于縑會元振物故保安留鶴州營贖仲翔苦無貲乃力居貨十年得縑七百妻子客遂州間關求保安所在困姚州不能進都督楊安居知狀異其故資以行求保安得之引與語曰子棄家急朋友之患至是乎吾請貸官貲助子之乏保安大喜卽委縑于蠻得仲翔以歸始仲翔爲蠻所奴三逃三獲乃轉鬻遠酋酋嚴遇之晝役夜囚役凡十五年乃還安居亦丞相故吏嘉保安之誼厚禮仲翔遺衣服儲用檄領近縣尉久乃調蔚州錄事參軍以爲州戶曹母喪服除唱曰吾賴吳公生吾死今親歿可行其志乃求保安于時保安以彭山丞客死其妻亦沒喪不克歸仲翔爲服縗經囊其骨徒跣負之歸葬魏州廬墓三年乃去後爲嵐州長史迎保安子爲娶而讓以官

李愷并州文水人或言其先出興聖皇帝譜系疏晦不復傳父希倩神龍初右臺監察御史愷少秀敏舉明經高第授成安尉張說罷宰相爲相州刺史坐有善相者說徧問官屬後孰當貴工指愷及臨河尉鄭巖說以女妻巖而歸其甥陰於愷會母喪免自武功尉以政尤異遷主簿說在并州引愷置幕府及執政爲長安尉宇文融括天下田高選官屬多致賢以重其柄表假愷監察御史分道檢覈以課真拜御史坐小累下除晉陽令三遷給事中力于治有仁事稱明簿最下無敢給失李林甫意出爲河南少尹尹蕭昊內倚權翫法殖私愷裁抑其謬吏下賴之道士孫翫生以左道幸



託祠事往來嵩少間干請亂吏治愷不爲應故挾吳譖諸朝天寶  
初除清河太守舉美政遷廣陵長史民爲立祠賽祝歲時不絕以  
捕賊負徙彭城太守封酒泉縣侯連徙襄陽河東並兼採訪處置  
使人爲京兆尹楊國忠惡之改光祿卿東京留守安祿山反玄宗  
遣封常清募兵東京愷與留臺御史中丞盧弈河南尹達奚珣繕  
城壘綏勵士卒將遏賊西鋒帝聞擢禮部尚書祿山度河號令嚴  
密候調不能知已陷陳留滎陽殺張介然崔無諛不數日薄城下  
常清兵皆白徒戰不勝輒北愷收殘士數百裒斷弦折矢堅守人  
不堪鬪愷約突吾曹荷國重寄雖力不敵當死官部校皆夜縋去  
愷坐留守府奔守臺城陷祿山鼓而入殺數千人矢著闕門執愷  
弈及官屬蔣清害之有詔贈司徒謚曰忠懿河洛平再贈太尉拜  
一子五品官愷通左氏春秋頗殖產伊川占膏腴自都至闕口疇

野彌望時謂地瘠巖仵終少府監產利埒愷云愷十餘子江涵瀕  
瀕等同遇害唯源彭脫

源八歲家覆俘爲奴轉側民間及史朝義敗故吏識源於洛陽者  
贖出之歸其宗屬代宗聞授河南府參軍遷司農主簿以父死賊  
手常悲憤不仕不娶絕酒葷惠林佛祠者愷舊墅也源依祠居闔  
戶日一食祠殿其先寢也每過必趨未始踐階自營墓爲終制時  
時偃臥堦中長慶初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源曰賈誼  
稱守圉扞敵之臣死城郭封疆天寶時士卒伏節逆羯始興委符  
組棄城郭者不爲恥而愷約義同列守位自如抵刃就終臣節之  
光由愷始而源天與至孝絕心祿仕五十餘年常守沈默理契深  
要一辭開析百慮洗然抱此真節棄於清世臣竊爲陛下惜之穆  
宗下詔曰昔盜起幽陸振蕩河洛贈太尉愷處難居首正色就死

兩河聞風再固危壁殊節卓焉到今稱之源有曾參之行巢父之  
操泊然無營汜此高年夫喪忠所以勸臣節也旌孝所以激人倫  
也鎮澆浮莫如尚義厚風俗莫如尊老舉是四者大儆于時其以  
源守諫議大夫賜緋魚袋河南尹遣官敦諭上道帝自遣使者持  
詔書袍笏即賜又賜絹二百匹源頓首受詔謂使者伏疾年耄不  
堪趨拜即附表謝辭吐哀慙一無受尋卒敬宗時擢澄孫爲河南  
兵曹參軍

彭擢明經第天寶中選名臣子可用者自咸寧丞遷右補闕從天  
子入蜀後澄數年卒有孫景讓景莊景溫別傳

武德功臣十六人貞觀功臣五十三人至德功臣二百六十五人  
德宗即位錄武德以來宰相及實封功臣子孫賜一子正員官史  
官各特高者九十二人以三等條奏第一等以其歲授官第

二等以其次年第三等子孫數訟於朝有詔差爲二等增至百八  
十七人每等武德以來宰相爲首功臣次之至德以來將相又次  
之大中初又詔求李峴王珪戴胄馬周褚遂良韓瑗郝處俊婁師  
德王及善朱敬則魏知古陸象先張九齡裴寂劉文靜張柬之袁  
恕已崔玄暉桓彥範劉幽求郭元振房琯袁履謙李嗣業張巡許  
遠盧弈南霽雲蕭華張鎬李勉張鎰蕭復柳渾賈耽馬燧李愷三  
十七人畫像續圖凌煙閣云

司空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梁國公房玄齡

尚書右僕射檢校侍中萊國公杜如晦

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宋國公蕭瑀

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知政事上柱國甲國公高士廉  
太子太師知政事特進鄭國公魏徵

侍中承寧郡公王珪

吏部尚書參豫朝政道國公戴胄

中書令江陵縣子岑文本

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檢校吏部尚書高唐縣公馬周

侍中兼太子左庶子檢校吏部禮部民部尚書事清苑縣男劉洎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河南郡公褚遂良

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燕國公于志寧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少傅北平縣公張行成

中書令行侍中兼太子少保齊縣公高季輔

侍中兼太子賓客襲潁川縣公韓瑗

中書令兼太子詹事南陽縣侯來濟

侍中兼太子賓客張文瓘

侍中甌山縣公郝處俊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酒泉縣公李義琰

內史河東縣侯裴炎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國公蘇良嗣

內史梁國公狄仁傑

納言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天兵軍大總管隴右諸軍大使譙

縣子婁師德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石泉縣公王方慶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襲邢國公王及善

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令知兵部尚書事齊國公魏元忠

紫微令梁國公姚崇

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朱敬則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許國公蘇瓌

吏部尚書兼侍中廣平郡公宋璟

黃門監梁國公魏知古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兗國公陸象先

紫微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許國公蘇頲

中書令河東縣侯張嘉貞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水縣公李元紘

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宜陽縣子韓休

中書令始興縣伯張九齡

司空河東郡公裴寂

納言上柱國魯國公劉蕡

太尉檢校中書令同中書門下三品揚州大都督趙國公長孫無

忌

禮部尚書河間郡王孝恭

尚書右僕射檢校中書令行太子左衛率上柱國衛國公李靖

司空兼太子太師英國公李勣

開府儀同三司鄜州都督鄂國公尉遲敬德

左光祿大夫洛州都督蔣國公屈突通

陝東道大行臺吏部尚書鄆國公殷開山

衛尉卿夔國公劉弘基

澤州刺史邳國公長孫順德

民部尚書上柱國莒國公唐儉

右驍衛大將軍駙馬都尉譙國公柴紹

右驍衛大將軍襄國公段志玄

洪州都督淪國公劉政會

左武候將軍相州都督鄴國公張公謹

右武衛大將軍盧國公程知節

左武衛大將軍上柱國胡國公秦叔寶

弘文館學士秘書監永興縣公虞世南

右衛大將軍兼太子右衛率工部尚書武陽縣公李大亮

左武衛大將軍邢國公蘇定方

夏官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清邊道行軍總管耿國公王孝傑

中書令漢陽郡公張柬之

中書令博陵郡公崔玄暉

侍中平陽郡公敬暉

侍中譙國公桓彥範

中書令南陽郡公袁恕已

右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韓國公張仁愿

尚書左丞相兼黃門監徐國公劉幽求

黃門侍郎參知機務修文館學士齊國公崔日用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代國公郭元振

尚書左丞相兼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燕國公張說

紫微侍郎上柱國趙國公王珣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持節朔方軍節度大使中山郡公王

駿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河南江淮副元帥東都留守

冀國公裴冕

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河縣公房琯

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衛國公杜鴻漸

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衛尉卿兼懷州刺史魏國

公李嗣業

平盧軍節度使柳城郡太守劉正臣

恒州刺史衛尉少卿兼御史中丞顏杲卿

常山郡太守袁履謙

河南節度副使左金吾衛將軍檢校主客郎中兼御史中丞張巡

睢陽郡太守兼御史中丞許遠

御史中丞留臺東都知武部選盧弈

睢陽郡太守特進左金吾衛將軍南霽雲

右第一

內史令延安郡公竇威

將作大匠判納言陳國公竇抗

侍中兼太子左庶子江國公陳叔達

納言觀國公楊恭仁

判吏部尚書參議朝政安吉郡公杜淹

中書令虞國公溫彥博

中書侍郎檢校刑部尚書參知機務崔仁師

中書令兼檢校太子詹事上柱國安國公崔敦禮

戶部尚書平恩縣公許闈師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涇江道行軍總管任雅相

度支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范陽郡公盧承慶

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弘文館學士楚國公上官儀

右相廣平郡公劉祥道

左侍極兼檢校左相嘉興縣子陸敦信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樂城縣公劉仁軌

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安平郡公安期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賓客襲道國公戴至德

司列少常伯太子右中護兼正諫大夫同東西臺三品趙仁本

中書令趙國公李敬玄

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

中書令同中書門下三品崔知溫

侍中同中書門下三品襲廣平郡公劉齊賢

納言樂平縣男王德真

地官尚書檢校納言鉅鹿縣男魏玄同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特進輔國大將軍鄧國公岑長倩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臨淮縣男劉禕之

納言博昌縣男韋思謙

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格輔元

司禮卿判納言事渤海縣子歐陽通

內史李昭德

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陸元方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杜景佺

尚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同中書門下三品鄖國公韋安石

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知東都留守趙郡公李懷遠

中書令逍遙公韋嗣立

守侍中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常山縣男李日知

檢校黃門監漁陽縣伯盧懷慎

中書令左丞相兼侍中安陽郡公源乾曜

黃門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魏縣侯杜暹

侍中趙城侯裴耀卿

左武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淮安王神通

特進太常卿江夏王道宗

荊州都督周國公武士護

右屯衛大將軍檢校晉州都督總管譙國公竇琮

少府監葛國公劉義節

右光祿大夫羅國公張平高

洛州都督右衛大將軍鄴國公竇軌

夔州都督息國公張長孫

金紫光祿大夫夷國公李子和

左監門衛大將軍檢校右武侯將軍榮國公樊興

左監門衛大將軍巢國公錢九隴

右驍衛大將軍歸國公安興貴

右武衛大將軍申國公安修仁

殿中監郢國公宇文士及

右武衛大將軍沔陽郡公公孫武達

荊州都督懷寧郡公杜君綽

右驍衛將軍濮國公龐卿暉

代州都督同安郡公鄭仁恭

右翊衛將軍遂安郡公李安遠

幽州都督歷陽郡公獨孤彥雲

始州刺史左屯衛大將軍襄武郡公劉師立



右威衛大將軍濟東郡公李孟嘗

右監門衛大將軍河南縣公元仲文

右監門衛將軍廬陵郡公秦師行

左領軍大將軍新興公馬三寶

右衛大將軍駙馬都尉畢國公阿史那社尒

鎮軍大將軍虢國公張士貴

左衛大將軍琅邪郡公牛進達

鎮軍大將軍嘉川郡公周護

陝州刺史天水郡公丘行恭

潭州都督吳興郡公沈叔安

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姚思廉

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特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宋國公唐

休璟

左羽林軍大將軍遼陽郡王李多祚

左領軍大將軍趙國公李湛

刑部尚書太子賓客魏國公楊元琰

殿中監兼知總監汝南郡公翟無言

冠軍大將軍左羽林軍大將軍光祿卿天水縣公趙承恩

將作大匠裴思諒

右羽林軍將軍弘農郡公楊執一

左衛將軍河東郡公薛思行

光祿卿駙馬都尉琅邪郡公王同皎

中書令越國公鍾紹京

太僕卿立節郡王薛崇簡

右金吾衛大將軍涼國公李延昌

太子中允同正冀國公馮道力

少府監趙國公崔諤之

左監門衛中候光祿卿申國公許輔乾

左金吾衛大將軍鄧國公張暉

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左羽林軍大將軍平陽郡公薛訥

河南副元帥太尉兼侍中臨淮郡王李光弼

河東節度副大使守司空兼兵部尚書霍國公王思禮

左相幽國公韋見素

太保韓國公苗晉卿

中書令趙國公崔圓

太原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城郡王李

雲京

河西隴右副元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涼國公李抱玉

太子太師檢校尚書右僕射知省事信都郡王田神功

四鎮北庭涇原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知省事扶風郡王馬璘

左羽林軍大將軍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薛景仙

右散騎常侍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尚衡

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河東節度副大使南陽郡公鄧景

山

河東節度副使兼鴈門郡太守光祿卿賈循

禮部尚書東京留守酒泉縣侯李燧

東平郡太守姚閭

右第二

盧奕黃門監懷慎少子也疏眉目豐下謹重寡欲斤斤自修與兄  
 奐名相上下而剛毅過之天寶初為鄆令所治輒最積功擢給事  
 中拜御史中丞自懷慎奐及奕三居其官清節似之時傳其美俄  
 留臺東都兼知武部選安祿山陷東都吏亡散奕前遣妻子懷印  
 尚道走京師自朝服坐臺被執將殺之即數祿山罪徐顧賊徒曰  
 為人臣者當識逆順我不蹈失節死何恨觀者恐懼奕臨刑西向  
 再拜而辭罵賊不空口逆黨為變色肅宗詔贈禮部尚書下有司  
 諡時以為洛陽亡操兵者任其咎執法吏去之可也委身寇讎以  
 死誰懟博士獨孤及曰荀息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玄冥勤其官  
 水死守位忘躬也伯姬待姆而火死先禮後身也彼死之日皆於  
 事無補然則祿山亂大於里丕奔廉察之任切於玄冥之官分命  
 所繫不啻保母逆黨兵威烈於水火干斷時也能與執干戈者同  
 其戮力挽之不來推之不去全操白刃之下孰與夫懷安偷生者  
 同其風請諡曰貞烈詔可子杞別有傳杞子元輔

元輔字子望少以清行聞擢進士補崇文校書郎杞死德宗念之  
 不忘拜元輔左拾遺歷杭常絳三州刺史課當最召授吏部郎中  
 進累兵部侍郎為華州刺史卒元輔端靜介正能紹其祖故歷顯  
 劇而人不以杞之惡為累云

張介然者猗氏人本名六朗性慎愿長計畫始為河隴支郡太守  
 王忠嗣皇甫惟明哥舒翰踵領節度並署營田支度等使人奏稱  
 旨賜與良渥介然啟曰臣位三品當給祭戰若列於京師雖富貴  
 不為鄉人知願得列戟故里玄宗許之別賜戟京師第門仍賜絹  
 五百匹宴間里長老本鄉得列戟自介然始翰薦為少府監歷衛  
 尉卿祿山反授河南節度採訪使守陳留陳留據水陸劇居民孳

夥而太平久不知戰介然到屯不三日賊已度河車騎蹂躪煙塵  
漫數十里日為奪色士聞鉦鼓聲皆褫氣不能授甲凡旬六日城  
陷初有詔購賊首而暴誅慶宗狀祿山入陳留見詔書拊膺大哭  
曰我何罪吾子亦何罪乃殺之即大恚憤殺陳留降者萬人以逞  
血流成川斬介介軍門以偽將李廷望為節度使守陳留祿山  
已拔陳留則鼓而前無敢亢亢宿攻陽太守崔無諤率眾乘城  
聞師譟自墜如雨無諤與官屬皆死賊手以偽將武令珣戍焉無  
諤者本韋后外家博陵舊望也始無諤娶蕭至忠女至忠敗被貶  
久乃為益州司馬素善楊國忠既用事引為少府監守滎陽有詔  
贈禮部尚書諡曰毅勇

顏杲卿字昕與真卿同五世祖以文儒世家父元孫有名垂拱間  
為濠州刺史杲卿以蔭調遂州司法參軍性剛正莅事明濟嘗為  
刺史詰讓正色別白不為屈開元中與兄春卿弟曜卿並以書判  
超等吏部侍郎席豫咨嗟推伏再以最遷范陽戶曹參軍安祿山  
聞其名表為營田判官假常山太守祿山反杲卿及長史袁履謙  
謁于道賜杲卿紫袍履謙緋袍令與假子李欽湊以兵七千屯土  
門杲卿指所賜衣謂履謙曰與公何為著此履謙悟乃與真定令  
賈深內丘令張通幽定謀圖賊杲卿入稱疾不視事使子泉明往  
返計議陰結太原尹王承業為應使平盧節度副使賈循取幽州  
謀泄祿山殺循以向潤客牛廷珩守杲卿陽不事事委政履謙潛  
召處士權渙郭仲邕定策時真卿在平原素聞賊逆謀陰養死士

爲拒守計李恪等死賊使段子光傳首徇諸郡真卿斬子光遣甥  
盧逖至常山約起兵斷賊北道杲卿大喜以爲兵犄角可挫賊西  
鋒乃矯賊命召欽湊計事欽湊夜還杲卿辭城門不可夜開舍之  
外郵使履謙及參軍馮虔郡豪翟萬德等數人飲勞旣醉斬之并  
殺其將潘惟慎賊黨殲投尸滹沱水履謙以首示杲卿則喜且泣  
先是祿山遣將高邈召兵范陽未還杲卿使尉尉崔安石圖之  
邈至蒲城虔萬德皆會傳舍安石給以置酒邈捨馬虔叱吏縛之  
而賊將何千年自趙來虔亦執之日未中送二賊杲卿乃遣萬德  
深通幽傳欽湊首械兩賊送京師與泉明偕至太原王承業欲自  
以爲功厚遣泉明還陰令壯士翟喬賊於路喬不平告之故乃免  
玄宗擢承業大將軍送吏皆被賞已而事顯乃拜杲卿衛尉卿兼  
御史中丞履謙常山太守深司馬卽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萬人  
土門遣郭仲邕領百騎爲先鋒馳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  
日中傳數百里賊張獻誠方圍饒陽棄甲走於是趙鉅鹿廣平河  
間並斬僞刺史傳首常山而樂安博陵上谷文安信都魏鄴諸郡  
皆自固杲卿兄弟兵大振祿山至陝聞兵興大懼使史思明等率  
平盧兵度河攻常山蔡希德自懷會師不涉旬賊急攻城兵少未  
及爲守計求救於河東承業前已攘殺賊功兵不出杲卿晝夜戰  
并竭糧矢盡六日而陷與履謙同執賊脅使降不應取少子季明  
加刃頸上曰降我當活而子杲卿不答遂并盧逖殺之杲卿至洛  
陽祿山怒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營州牧  
羊羯奴耳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  
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邪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  
以肉噉之詈不絕賊鉤斷其舌曰復能罵否杲卿含胡而絕年六

十五履謙既斷手足何千年弟適在傍咀血噴其面賊齧之見者  
垂泣杲卿宗子近屬皆被害杲卿已虜諸郡復爲賊守張通幽以  
兄相賊譖杲卿於楊國忠故不加贈肅宗在鳳翔真卿表其枉會  
通幽爲普安太守上皇杖殺之李光弼郭子儀收常山出杲卿履  
謙二家親屬數百人於獄厚給遺令行喪乾元初贈杲卿太子太  
保諡曰忠節封其妻崔清河郡夫人初博士裴郁以杲卿不執政  
但諡曰忠議者不平故以二字諡焉逃李明及宗子等皆贈五品  
官建中中又贈杲卿司徒初杲卿被殺徇首于衢莫敢收有張湊  
者得其髮持謁上皇是昔見夢帝寤爲祭後湊歸髮于其妻妻疑  
之髮若動云後泉明購尸將葬得刑者言死時一足先斷與履謙  
同坎瘞指其域得之乃葬長安鳳栖原李明逃同塋泉明有孝節  
李光弼獲泉明裹以革送幽州間關得免思明歸國而真卿方爲

蒲州刺史令泉明到河北求宗屬始一女及姑女並流離賊中及  
是并得之悉錢三萬贖姑女還取貲復往則已女復失之履謙及  
父故將妻子奴隸尚三百餘人轉徙不自存泉明悉力贍給分多  
勻薄相扶挾度河託真卿真卿隨所歸資送之泉明之殯父與履  
謙分柩護還長安履謙妻疑斂具儉狹發視之與杲卿等乃號踊  
待泉明如父肅宗拜泉明郡令政化清明誅宿盜人情翕然成都  
尹舉其課第一遷彭州司馬家貧居官廉而孤藐相從百口飢嚮  
不給無愠歎居母喪毀骨立其行義當世以爲難  
春卿個儻美姿儀通當世務十六舉明經拔萃高第調犀浦主簿  
嘗送徒於州亡其籍至廷口記物色凡千人無所差長史陸象先  
異之轉蜀尉蘇頲代爲長史被譖繫獄爲椶櫚賦自託頲遂出之

魏徵遠孫瞻罪抵死春卿爲請玉真公主得不死時人高其節終  
偃師丞臨終捉真卿臂曰爾當大吾族顧我不得見以諸子誘汝  
後真卿主其昏嫁沈盈者亦某卿甥有行義明黃老學解褐博野  
尉與某卿同死難贈大理正官其二子遙達

賈循者京兆華原人其先家常山父會有高節嘗稱疾不荅辟署  
里中號一龍親亡負土成墓廬其左手時松柏時號關中曾子卒  
縣人私諡曰廣孝徵君循有大略禮部尚書蘇頲嘗謂今頗牧及  
爲益州表署列將敗吐蕃於西山三遷靜塞軍營田使張守珪北  
伐次灤河屬凍泮欲濟無梁循揣廣狹爲橋以濟破虜而還以功  
擢游擊將軍榆關守捉使地南負海北屬長城林琅岑翳寇所蔽  
伏循調士斫木開道賊遁去范陽節度使李適之薦爲安東副大  
都護安祿山兼平盧節度表爲副遷博陵太守祿山欲擊奚契丹  
復秦循光祿卿自副使知留後九姓叛祿山兼節度河東而循亦  
兼鴈門副之母亡將葬宅有枯桑一夕再生芝出北塘人以爲瑞  
玄宗以循有功詔贈其父常山太守祿山反使循守幽州故某卿  
招之以傾賊巢穴循許可爲向潤客等發其謀賊縊之建中二年  
贈太尉諡曰忠從子隱林爲永平兵馬使當入衛屬朱泚難率衆  
扈行在德宗見隱林偉其貌問家世荅曰故范陽節度副使循臣  
從父也帝異之引至臥內以手板畫地陳攻守計卽奏曰臣嘗夢  
日墜以首承之帝曰非朕邪因令糾察行在遷檢校右散騎常侍  
封武威郡王賊圍急隱林與侯仲莊冒矢石死戰已而解從臣稱  
慶隱林流涕前曰泚已奔羣臣大慶宗社無疆之休然陛下資性  
急不能容掩若不悛雖令賊亡憂未艾也帝不以爲忤拜神策軍  
卒帝思其質直贈尚書左僕射以實戶三百封其家

張巡字巡鄧州南陽人博通羣書曉戰陣法氣志高邁略細節所  
交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時人叵知也開元末擢進士第時兄  
曉已位監察御史皆以名稱重一時巡繇太子通事舍人出爲清  
河令治績最而負節義或以困阨歸者傾貲振護無吝秩滿還都  
於是楊國忠方專國權勢可炙或勸一見且顯用荅曰是方爲國  
怪祥朝宦不可爲也更調真源令士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  
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赦餘黨莫不改行  
遷善政簡約民甚宜之安祿山反天寶十五載正月賊酋張通晤  
陷宋曹等州譙郡太守楊萬石降賊逼巡爲長史使西迎賊軍巡  
率吏哭玄宗皇帝祠遂起兵討賊從者千餘初靈昌太守嗣吳王  
祇受詔合河南兵拒祿山有單父尉賈賁者閬州刺史璿之子率  
士備吳王兵擊宋州通晤走襄邑爲頓丘令盧諶所殺賁引軍進  
至雍丘巡與之合有衆二千是時雍丘令令狐潮舉縣附賊遂自  
將東敗淮陽兵虜其衆反接在廷將殺之暫出行部淮陽囚更解  
縛起殺守者迎賁等入潮不得歸巡乃屠其妻子磔城上祇聞承  
制拜賁監察御史潮怨賁還攻雍丘賁趨門爲衆躡死巡馳騎決  
戰身被創不顧士乃奉巡主軍間道表諸朝騰牋祇府祇乃舉兗  
以東委巡經略潮以賊衆四萬薄城人大恐巡諭諸將曰賊知城  
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乘之勢必折諸將曰善  
巡乃分千人乘城以數隊出身前驅直薄潮軍軍却明日賊攻城  
設百樓巡柵城上束芻灌膏以焚焉賊不敢向巡伺隙擊之積六  
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裹創鬪潮遂敗走追之幾獲潮怒復率  
衆來然素善巡至城下情語巡曰本朝危蹙兵不能出關天下事  
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所立盍相從以苟富貴乎巡曰古



者父死於君義不報子乃銜妻孥怨假力于賊以相圖吾見君頭  
干通衢爲百世笑奈何潮赧然去當此時王命不復通大將六人  
白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  
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人人盡泣巡引六將至  
責以大誼斬之士心益勸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夜  
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  
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  
乃藁人還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  
百斫潮營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慙益兵圍之薪水竭巡  
給潮欲引衆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逸潮不知其謀許之遂空城四  
出三十里撤屋發木而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君須此  
城歸馬三十四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  
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荅曰吾欲去將士不從  
奈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百餘級收器械  
牛馬潮遁還陳留不復出七月潮率賊將瞿伯玉攻城遣僞使者  
四人傳賊命招巡巡斬以徇餘繫送祇所圍凡四月賊常數萬而  
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於是河南節度使嗣虢王巨屯彭城假巡  
先鋒俄而魯東平陷賊濟陰太守高承義舉郡叛巨引兵東走臨  
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餉路巡外失巨依拔衆保寧陵馬  
裁三百兵三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閭等合乃遣將雷  
萬春南霽雲等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于汴  
水爲不流朝宗夜去有詔拜巡主客郎中副河南節度使巡籍將  
士有功者請于巨巨纔授折衝果毅巡諫曰宗社尚危園陵孤外  
渠可吝賞與貲巨不聽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其下尹子琦將

同羅突厥奚勁兵與朝宗合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勵士固守日中  
二十戰氣不衰遠自以材不及巡請稟軍事而居其下巡受不辭  
遠專治軍糧戰具前此遠將李滔救東平遂叛入賊大將田秀榮  
潛與通或以告遠曰晨出戰以碧帽爲識視之如言盡覆其衆還  
輒曰我誘之也請以精騎往易錦帽遠以告巡巡召登城讓之斬  
首示賊因出薄戰子琦敗獲車馬牛羊悉分士秋毫無入其家有  
詔拜巡御史中丞遠侍御史閻吏部郎中巡欲乘勝擊陳留子琦  
聞復圍城巡語其下曰吾蒙上恩賊若復來止有死耳諸君雖捐  
軀而賞不直勲以此痛恨聞者感槩乃椎牛大饗悉軍戰賊望兵  
少大笑巡遠親鼓之賊潰追北數十里其五月賊刈麥乃濟師巡  
夜鳴鼓嚴隊若將出賊申警俄息鼓賊覘城上兵休乃弛備巡使  
南門開門徑抵子琦所斬將拔旗有大酋被甲引拓羯千騎  
麾幟乘城招巡巡陰縱勇士數十人隍中持鉤陌刀彊弩約曰聞  
鼓聲而奮首恃衆不爲備城上譟伏發禽之弩注矢外向救兵不  
能前俄而縋士復登陴賊皆愕眙乃按甲不出巡欲射子琦莫能  
辨因剡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霽雲射  
一發中左目賊還七月復圍城初睢陽穀六萬斛可支一歲而巨  
發其半餽濮陽濟陰遠固爭不聽濟陰得糧卽叛至是食盡士日  
賦米一勺齧木皮鬻紙而食才千餘人皆羸劣不能穀救兵不至  
賊知之以雲衝傳堞巡出鉤于柱之使不得進篝火焚梯賊以鉤  
車木馬進巡輒破碎之賊服其機不復攻穿壕立柵以守巡士多  
餓死者皆瘠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  
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大饗坐者  
皆泣巡彊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鎗弩以食

賊將李懷忠過城下巡問君事胡幾何曰二暮巡曰君祖父官乎  
曰然君世受官食天子粟奈何從賊關弓與我確懷忠曰不然我  
昔爲將數死戰竟沒賊此殆天也巡曰自古悖逆終夷滅一日事  
平君父母妻子並誅何忍爲此懷忠掩涕去俄率其黨數十人降  
巡前後說降賊將甚多皆得其死力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巨節  
度屯臨淮許叔冀尚衡次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巡使霽雲如叔冀  
請帥不應遺布數千端霽雲嫚罵馬上請決死鬪叔冀不敢應巡  
復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萬衆遮之霽雲左右射  
皆披靡既見進明進明曰睢陽存亡已決兵出何益霽雲曰城或  
未下如已亡請以死謝大夫叔冀者進明麾下也房琯本以牽制  
進明亦兼御史大夫勢相埒而兵精進明懼師出且見襲又忌巡  
遂不敢成功初無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爲大饗樂作霽  
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將士不粒食已彌月今天夫兵不出而廣設  
聲樂義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  
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座大驚爲出涕卒不食去  
抽矢回射佛寺浮屠矢著輒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  
也至真源李賁遺馬百匹次寧陵得城使廉坦兵三千夜冒圍入  
賊覺拒之且戰且引兵多死所至才千人方大霧巡聞戰聲曰此  
霽雲等聲也乃啓門驅賊牛數百人將士相持泣賊知外援絕圍  
益急衆議東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  
南江淮必亡且帥飢衆行必不達十月癸丑賊攻城士病不能戰  
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報陛下死爲鬼以癘賊城  
遂陷與遠俱執巡衆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衆不  
能仰視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背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

是答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琦怒以刃抉其口齒存者三四巡罵曰我爲君父死爾附賊乃犬彘也安得久子琦服其節將釋之或曰彼守義者烏肯爲我用且得衆心不可留乃以刃脅降巡不屈又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乃與姚閻雷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巡年四十九初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所或曰用兵拒守者巡也乃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巨之走臨淮巡有姊嫁陸氏遮王勸勿行不納賜百縑弗受爲巡補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巡長七尺須髯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爲文章不立彙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更潮及子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二百卒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問之答曰古者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爲戰爾其械甲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不親臨行陣有退者巡已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爲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當百待人無所疑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雖廝養必整衣見之下爭致死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被圍久初殺馬食旣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遺民止四百而已始肅宗詔中書侍郎張鎬代進明節度河南率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青州鄧景山四節度犄角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鎬命中書舍人蕭昕誅其行時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旣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於是張澹李紆董南史張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咸謂

巡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天子下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霽雲開府儀同三司再贈揚州大都督並寵其子孫睢陽雍丘賜徭稅三年巡子亞夫拜金吾大將軍遠子孜婺州司馬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效尤著者以顏杲卿袁履謙盧弈及巡遠霽雲爲上又贈姚閻潞州大都督官一子貞元中復官巡它子去疾遠子峴贈巡妻申國夫人賜帛百自是訖僖宗求忠臣後無不及三人者大中時圖巡遠霽雲像于凌煙閣睢陽至今祠享號雙廟云

許遠者右相敬宗曾孫寬厚長者明吏治初客河西章仇兼瓊辟署劍南府欲以子妻之因辭兼瓊怒以事劾貶高要尉更赦還會祿山反或薦遠於玄宗召拜睢陽太守遠與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爲兄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曰孽胡南獵艾巡與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尹子琦分郡部出各一方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割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傷巡臨命歎曰嗟乎人有可恨者賊曰公恨我乎荅曰恨遠心不可得誤國家事若死有知當不赦於地下故遠心向背梁宋人皆知之使國威喪弼巡功業墮敗則遠於臣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冤恥詔下尚書省使去疾與許峴及百官議皆以去疾證狀最明者城陷而遠獨生也且遠本守睢陽凡屠城以生致主將爲功則遠後巡死不足惑若曰後死者與賊其先巡死者謂巡當叛可乎當此時去疾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書若日星不可妄輕重議乃罷然議者紛紜不齊元和時韓愈讀李翰所爲巡傳以爲闕遠事非是其言曰二人者守死成名先後異耳

二家子弟材下不能通知其父志使世疑遠畏死而服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地食其所愛之肉抗不降乎且見援不至人相食而猶守雖其愚亦知必死矣然遠之不畏死甚明又言城陷自所守此與兒童之見無異且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今從而尤之亦不達於理矣愈於褒貶尤慎故著之

南霽雲者魏州頓丘人少微賤爲人操舟祿山反鉅野尉張沼起兵討賊拔以爲將尚衡擊汴州賊李廷望以爲先鋒遣至睢陽與張巡計事退謂人曰張公開心待人真吾所事也遂留巡所巡固勸歸不去衡齎金帛迎霽雲謝不受乃事巡巡厚加禮始被圍築臺募萬死一生者數日無敢應俄有暗鳴而來者乃霽雲也巡對泣下霽雲善騎射見賊百步內乃發無不應弦斃子承嗣歷涪州刺史劉闢叛以無備謫永州

雷萬春者不詳所來事巡爲偏將令狐潮圍雍丘萬春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著而萬春不動潮疑刻木人謀得其實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之令嚴矣潮壁雍丘北謀襲襄邑寧陵巡使萬春引騎四百壓潮先爲賊所包巡突其圍大破賊潮遁去萬春將兵方略不及霽雲而彊毅用命每戰巡任之與霽雲鈞姚問者開元宰相崇從孫父弁楚州刺史問性豪蕩好飲諳善絲竹歷壽安尉素善巡及爲城父令遂同守睢陽累加東平太守巡之遣霽雲萬春敗賊於寧陵也別將二十有五石承平李辭陸元錕朱珪宋若虛楊振威耿慶禮馬日升張惟清廉坦張重孫景趨趙連城王森喬紹俊張恭默祝忠李嘉隱翟良輔孫廷皎馮顏其後皆死巡難四人逸其姓名

贊曰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墉抗方張不制  
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掣首尾厖潰梁宋間大小數  
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  
易萬可矣巡先死不為遠遠後死不為屈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  
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異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惟宋三  
葉章聖皇帝東巡過其廟留駕裴回咨巡等雄挺盡節異代著金  
石刻贊明厥忠與夷齊餓踣西山孔子稱仁何以異云

忠義列傳中第一百一十七

終

西川忠貞堂  
氏書

唐書一百九十二

忠義列傳下第一百一十八

西川忠貞堂  
氏書

唐書一百九十三

程千里京兆萬年人長七尺魁岸有力應募磧西累官安西副都  
護天寶末兼北廷都護安西北庭節度使突厥首領阿布思內附  
本隸朔方賜氏李名獻忠度屬幽州素與安祿山有怨內懼故叛  
還磧外數盜邊玄宗患之詔千里將兵討捕千里諭葛邏祿陰令  
掎角獻忠果以窮歸葛邏祿縛之并妻子帳下數千人送千里所  
乃獻俘勤政樓詔斬以徇擢千里右金吾衛大將軍留宿衛祿山  
反詔募兵河東卽拜節度副使雲中太守遷上黨長史賊來攻麋  
馘多累加開府儀同三司禮部尚書至德二載賊將蔡希德圍上  
黨輕騎挑戰千里恃勇開縣門率百騎欲直禽希德幾得而救至  
乃退會橋壞馬顛為賊執仰首敕諸騎使還曰為我報諸將可失  
帥不可失城軍中皆為泣下增備固守賊不能下乃還囚千里至

東都安慶緒僞署特進囚客省慶緒敗爲嚴莊所害後赦令數下  
追喪死難者惟千里生見執不及云初祿山構難西北戍兵悉入  
援故河隴郡縣皆陷吐蕃惟河西戍將袁光廷爲伊州刺史固守  
歷年雖游說百緒終不降諸下同心無攜畔者及糧竭手殺妻子  
自焚死建中初贈工部尚書

龐堅京兆涇陽人四世祖玉事隋爲監門直閤李密據洛口玉以  
關中銳兵屬王世充擊之百戰不勦世充歸東都秦王東徇洛玉  
率萬騎降高祖以隋舊臣禮之玉魁梧有力明軍法久宿衛習知  
朝廷制度帝顧諸將多不閑儀檢故授玉領軍武衛二大將軍使  
衆觀以爲模矧出爲梁州總管巴山獠叛玉梟其首餘黨四奔屬  
縣獠與反者州里親戚爲賊游說言不可窮躡玉不聽下令軍中  
曰穀熟吾盡收以饋軍非盡賊吾不反聞者懼相謂曰軍不止吾

穀盡且餓死乃共入賊營與所親相結斬渠長以降衆遂潰徙越  
州都督召爲監門大將軍太宗以耆厚令主東宮兵雖老不怠小  
大之務無不親卒帝爲廢朝贈幽州都督工部尚書堅歷潁川太  
守安祿山反南陽節度使魯炅表堅爲長史兼防禦副使以薛愿  
爲潁川太守共守潁川時陳留滎陽已陷賊南陽被圍而潁川當  
往來劇賊將阿史那承慶悉銳攻之傅城百里樹木皆刊城中士  
單寡糧少而愿堅晝夜戰諸郡兵無援者自正月盡十一月賊設  
木鵝衝車飛梯薄城矢如雨士皆雷譟夜半踰城入二人不肯降  
賊縛致東京將磔解之有說祿山曰義士也彼爲其主殺之不祥  
乃縛于樹比且死見者哭之愿汾陰人父縉太常卿兄崇一娶惠  
宣太子女其女弟爲太子瑛妃瑛廢貶愿嶺外久乃得還  
張興者東鹿人長七尺一飯至斗米肉十斤悍趨而辯爲饒陽裨



將祿山反攻饒陽興開張禍福譬曉敵人而嬰城彌年衆心遂固  
滄趙已陷史思明引衆傅城興擐甲持陌刀重五十斤乘城賊將  
入興一舉刀輒數人死賊皆氣懾城破思明縛之馬前好謂曰將  
軍壯士能屈節當受高爵對曰昔嚴顏一巴郡將猶不降張飛我  
大郡將安能委身逆虜今日幸得死然願以一言爲誠思明日云  
何興曰天子遇祿山如父子今乃反大丈夫不能爲國掃除反爲  
其下何哉思明曰將軍不觀天道邪吾上起兵二十萬直趣洛陽  
天下大定以徧師叩幽谷守將面縛唐亡固矣興曰桀紂秦隋窮  
人力舉四海與爲怨故商周漢唐因得代之而有神器皇帝無違  
德祿山非數帝賢是苟延歲月終卽禽耳思明怒鋸解之且死罵  
曰吾能衰彊死兵敗賊衆軍中凜然爲改容

蔡廷玉幽州昌平人事安祿山未有聞與朱泚同里閑少相狎近

泚爲幽州節度使奏署幕府廷玉有沈略善與人交內外愛附泚  
多所叩咨數遣至京師當是時幽州兵最彊財雄士驕悍日思吞  
并不知有上下禮法廷玉間語泚曰古未有不臣而能推福及子  
孫者公南聯趙魏北奚虜兵多地險然非永安計一日趙魏反噬  
公乃沸鼎魚耳不如奉天子割多難可勒勳鼎彝若何泚善之廷  
玉陰欲耗其力則諷泚出金幣禮士又勸歸貢賦助天子經費獻  
牛馬係道儲廩爲單因勸泚入朝泚將聽諸校怒縛廷玉辱之廷  
玉無撓辭泚不忍殺囚歲餘出之謂曰而亦悔乎廷玉曰導公爲  
逆卽悔勉公以義何悔爲復繫滿歲問曰能省過否不爾且死對  
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吾得名泚不能屈待如初又有朱體微者  
亦泚腹心廷玉有建白體微輒左右之故泚愈信桀傲稍革廷玉  
遂歲朝事泚乃奏涿州爲永泰軍薊州靜塞軍瀛州清夷軍莫州

唐興軍置團練使以支郡隸屬盧龍軍稍削而泚內畏弟滔偏已  
滔亦勸泚入朝乃以軍屬滔廷玉體微共白泚公入朝爲功臣首  
後務至重須誠信者乃可付滔雖大弟多變不情如假以兵是嫁  
之禍也泚不聽二人隨泚到朝德宗爲太子時知廷玉名及見禮  
眷殊渥泚統幽州行營爲涇原鳳翔節度使詔廷玉以大理少卿  
爲司馬體微爲要籍滔有請於泚或不順廷玉必折之俾循故法  
滔已破田悅寢傲肆自用左右有惡廷玉者妄云素毀滔欲四分  
燕廷玉倡之體微和之滔表言二人離間骨肉請殺於有司亦遺  
泚書云云泚恚滔奪其軍不從會滔以幽州叛帝示滔表而泚亦  
自發其書乃歸罪於二人貶廷玉柳州司戶參軍體微南浦尉以  
慰滔滔使謀伺諸朝曰上若不殺廷玉當謫去得東出洛我且縛  
致麾下支解之將行帝勞廷玉曰爾姑行爲國受屈歲中當還廷  
玉至藍田驛人白左巡使鄭詹商於道險不可往詹追使趨潼關  
廷玉告子少誠少良曰我爲天子不血刃下幽十一城欲裂其壤  
使不得桀而敗於將成天助逆邪今吏使我出東都此殆滔計吾  
不可以辱國比至靈寶自投于河宰相盧杞方疾御史大夫嚴郢  
欲逐之得廷玉死狀卽抵詹死而斥出郢帝聞廷玉忠歸其柩厚  
賻之李晟平朱泚少誠等適終喪晟表丐追贈廷玉并官二子而  
帝方招來滔寢其奏遂已

符令竒沂州臨沂人初爲盧龍軍裨將會幽州亂挈子璘奔昭義  
節度使薛嵩署爲軍副嵩卒田承嗣盜其地引令竒爲右職田悅  
拒命馬燧敗之洹水令竒密語璘曰吾閱世事多矣自安史干紀  
無噍類吾觀田氏覆亡無時安用苟旦夕係縲京師宗族屠地汝  
能委質朝廷爲唐忠臣吾亦名揚後世矣璘泣曰悅忍人也近禍

可畏答曰今王師四合吾屬俎中醢兒今行吾死不朽不行吾亦  
死尸壘逆地云何璘俯泣不能對初悅與李納會濮陽因乞師納  
分麾下隨之至是納兵歸齊使璘以三百騎護送璘與父啗臂別  
乃以衆降燧璘之出與三子同降悅怒引令竒切讓令竒罵曰爾  
忘義背主旦夕死吾教子以順殺身庸何悔鈞死愈爾遠矣悅怒  
奮而起令竒臨刑色不變年七十九夷其家燧署璘爲軍副詔拜  
特進封義陽郡王旣聞父見害號絕泣血燧表其寃加檢校左散  
騎常侍賜晉陽第一區祁田五十頃贈令竒戶部尚書璘字元亮  
李懷光反詔燧討之璘介五千兵先濟河與西師合從燧入朝爲  
輔國大將軍賜靖恭里第一區藍田田四十頃璘之降母匿里中  
獨免及悅死詔迎於魏賜宴別殿璘居環衛十三年卒年六十五  
贈越州都督

劉廼字永夷河南伊闕人少警穎闇誦六經日數千言善文詞爲  
時推目天寶中擢進士第喪父以孝聞服終中書舍人宋昱知銓  
事廼方調因進書曰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此唐虞以爲難  
今文部始掄材終授位是知人官人兩任其責昔禹稷臯陶之聖  
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今有司獨委一二小宰察言於一  
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內何其易哉夫判者以狹詞短韻爲體是  
以小治鼓衆金雖欲爲鼎鑪不可得已故雖有周公尼父圖書易  
象之訓以判責之曾不及徐庾雖有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畝  
夫故干霄蔽日巨樹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椽杙龍吟虎嘯希聲  
也尚頰舌之感必下於蛙黽豈不悲乎執事誠能先政事次文學  
退觀其治家進察其臨節則龐鴻深沈之事亦可窺其門闥矣昱  
嘉之補剡尉劉晏在江西奏使巡覆充留後大曆中召拜尚門員

外郎德宗初進郭子儀爲尚父時冊禮廢視詔文者不適所宜宰相崔祐甫召迺至閣草之少選成文詞義典裁俄擢給事中權知兵部侍郎楊炎盧杞當國五歲不遷建中四年眞拜兵部侍郎帝狩奉天迺臥疾私第朱泚遣人召之固稱篤復遣僞相蔣鎮慰誘迺佯瘖不答炎無完膚鎮再至知不可脅乃太息曰我嘗忝曹郎不能死寧以自辱羶腥復欲汗賢哲乎遂止迺聞車駕如梁州自投於牀搏膺呼天不食卒年六十帝聞其忠贈禮部尚書諡曰貞惠子伯芻別傳

孟華史失其所人初事李寶臣爲府官屬論議姦姦不同舍疾之王武俊斬李惟岳遣華至京師陳事德宗問河朔利害華對稱旨擢檢校兵部郎中兼侍御史朱滔與武俊謀解田悅之圍帝詔華還諭欲亂其謀華至讓武俊曰安史未覆滅時大夫觀其兵自謂天下可取今日何汨汨且上於大夫恩甚厚將還康中丞他州而歸我深趙自古忠臣未有不先大功而後得高官者大夫何望於失地邪夫藥苦口者利病大夫後日思愚言悔無逮或曰華入朝私奏便宜欲傾我故得顯職武俊惑之然以華舊人未忍奪其職卒進援悅華從至臨清稱病還恒州武俊令子察所爲乃闔門謝賓客武俊知不足忌無殺華意旣僭稱王授禮部侍郎不肯起嘔血死

張仵者本爲澤潞將守臨洺田悅攻之乘城固守累月士死糧且盡救不至仵悉召部將立軍門命女出徧拜因曰諸君戰良苦吾無貲爲賞願以是女賣直爲衆士一日費士皆哭曰請死戰會馬燧自河東將兵擊悅城下敗之仵乘勝出戰無不一當百以功遷泗州刺史居州十年擢右金吾衛大將軍未拜卒贈尚書右僕射

軍中議立其子重政母徐及兄號訴不肯從奔告淮南節度使王  
鏐乃免詔嘉其忠起爲金吾衛大將軍委鏐處以劇職封徐魯國  
夫人

周曾者本李希烈部將與王玠姚憺韋清志相善號四公子希烈  
反曾密得其計一二以告李勉玠爲許州鎮遏使會哥舒曜拔汝  
州希烈遣曾往拒曾欲引軍據蔡使玠爲應憺清居中謀取希烈  
密求藥毒希烈不死曾之行希烈使假子十人從次襲城知其謀  
以告希烈使李克誠率驃軍千人劫曾殺之而收其兵并殺玠憺  
始約事覺毋相引清懼陽說希烈曰今兵寡恐不能就事請乞師  
朱滔希烈然之至襄邑奔劉洽德宗贈曾太尉玠司徒憺工部尚  
書擢清安定郡王實封戶二百又有呂賁康秀琳梁興朝賈樂卿  
侯仙欽皆死希烈之難贈賁秀琳尚書左右僕射興朝等皆秩尚  
書遣蕭昕致祭境上命李勉哥舒曜訪其家子孫詔雖三世有罪  
常降一等曾無後貞元中女及曾兄子艷爭襲封有司奏曾首謀  
歸順身死賊手陛下錫真食不幸絕嗣宜令艷以五十戶奉祀女  
亦封五十戶

張名振本事李懷光爲都將始懷光已立功德宗賜鐵券奉詔倨  
甚名振到軍門大言曰太尉見賊不擊使到不迎將反邪且安史  
僕固等今皆族滅公欲何爲是資忠義士立功耳懷光召見諭以  
賊彊須蓄銳俟時誘爲不反及引軍入咸陽又曰公不反來此何  
邪不急攻泚收京城欲以賊誰遣懷光怒曰病狂人也使左右拉  
殺之

石演芬者本西域胡人事懷光至都將尤親信畜爲假子懷光軍  
三橋將與朱泚連和演芬使客郤成義到行在言懷光無破賊意

請罷其總統成義走告懷光子璉懷光召演芬罵曰爾爲我子奈何欲破吾家今日負我宜卽死對曰天子以公爲股肱公以我爲腹心公乃負天子我何不負公且我胡人無異心惟知事一人不呼我爲賊死固吾分懷光使士鬻食之皆曰烈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頸德宗聞贈演芬兵部尚書賜其家錢三百萬斬成義於朔方

吳澈者章敬皇后之弟代宗立詔贈后祖神泉爲司徒父令珪太尉擢叔父令瑤太子家令濮陽郡公令瑜太子諭德濟陽郡公澈太子詹事濮陽郡公並開府儀同三司令瑤兄弟故爲縣令郎將矣而澈用盛王府參軍進俄遷鴻臚少卿金吾將軍建中初遷大將軍澈循循有禮讓無佞氣矜色見重朝廷時以爲材當所位不自戚屬者朱泚反盧杞白志貞皆爲泚有功不宜首難得大臣一人持節尉曉惡且悛德宗顧左右無敢行澈曰陛下不以臣亡能願至賊中諭天子至意帝大悅澈退謂人曰吾知死無益而決見賊者人臣食祿死其難所也方危時安得自計且不使陛下恨下無犯難者卽日齋詔見泚具道帝待以不疑者而泚業僭逆故留澈客省不遣卒被害帝悲梗甚贈太子太保諡曰忠賜其家實戶二百一子五品正負官京師平官庀其葬子士矩別傳

高沐者渤海人父馮事宣武李靈耀假守曹州靈耀反馮密遣人奏賊纖悉有詔卽拜曹州刺史會李正巳盜有曹濮馮不能自通朝廷死官下沐貞元中擢進士第以家託鄆故李師古辟署判官師道叛沐率其僚郭昉郭航李公度引古今成敗前後鑄說不能入師道所厚吏李文會林英等乘間訴曰比悉心憂公家事而爲沐等所疾公奈何舉十二州地成沐輩千載名乎由是疏斥沐令

守濮州沐上書盛夸山東煮海之饒得其地可以富國師道謀皆  
露後英奏事京師脅邸史言沐以誠款結天子師道怒誅沐而囚  
馮濮州守衛苛嚴凡十年吳元濟拒命師道引兵攻彭城敗蕭沛  
數縣而還以緩王師馮爲繒書藏衣絮間使郭航間道走武寧軍  
見李愿請奇兵三千浮海擣萊淄賊倚海不爲備且居皆罪人無  
與守始馮畏事洩署師道所信吏劉諒名以遣愿白諸朝議者疑  
師道使爲之不得報航不敢循故道間關回遠還馮所未幾師道  
召航馮疑事露欲引決航曰事覺吾獨死君無患航卒自殺遂絕  
及王師討師道諸節度兵四入而彭城兵下魚臺金鄉李聽軍取  
海州若拾遺頗用馮策初淮西平師道勢蹙內甚懼李公度與大  
將李英曇教獻三州使長子入侍師道然可俄中悔欲殺英曇賈  
直言諷師道嬖奴曰高沐冤氣任天禍且至英曇復死是益其崇  
也乃止逐于萊州俄殺之又有崔承寵楊偕陳佑崔清皆抗節忤  
賊李文會指爲沐黨沐之死皆被囚劉悟旣平師道捉馮臂獻歛  
流涕辟置義成節度府亦請公度爲僚屬元和十四年贈沐吏部  
尚書委馬總備禮收葬恤其家航萊州人以氣聞師道署右職與  
馮世居齊初馮舉進士權德輿將取之聞其家賊中乃罷遂爲賊  
聘二人卒能以忠顯

賈直言河朔舊族也史失其地父道冲以藝待詔代宗時坐事賜  
鳩將死直言給其父曰當謝四方神祇使者少怠輒取鳩代飲迷  
而踣明日毒潰足而出久乃蘇帝憐之減父死俱流嶺南直言由  
是覽後署師道府屬及師道不軌提刀負棺入諫曰願前死不見  
城之破又畫縛載檻車狀而妻子係纍者以獻師道怒囚之劉悟  
旣入釋其禁辟署義成府後徙潞亦隨府遷監軍劉承偕與悟不

平陰與慈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節度事汶悟以兵圍承偕殺小使直言遽入責曰司空縱兵脅天子使者是欲效李司空邪它日復爲軍中所指笑悟聞感悔匿承偕於第以免悟每有過必爭故悟能以臣節光明於朝穆宗召爲諫議大夫羣情灑然稱允而悟固留得聽始悟子從諫貴甚見直言輒衣紫擁笏以兵自衛直言諫悟曰郎少年毋使襲山東態朝服可擅著邪悟死從諫不發喪召大將劉武德等矯悟遺言與鄰道使共表求襲位直言入讓曰父死不哭何顏而見山東義士乎從諫曰欲反耳直言仰天哭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爲功臣然以張汶故自謂不絜淋頭卒羞死郎今日乃欲反邪從諫起抱直言項哭曰計窮而然直言曰君何憂無土地今脅朝廷正速死耳若從武德謀吾見劉氏爲元濟矣從諫拜曰唯大夫救之直言乃自攝留後使從諫居喪初從諫惟鄆兵二千同謀直言旣折之軍中遂安大和九年卒贈工部尚書

辛讜者太原尹雲京孫也學詩書能擊劍重然諾走人所急初事李暉主錢穀性廉勁遇事不處文法皆與之合罷居揚州年五十不肯仕而慨然常有濟時意龐勛反攻杜悛於泗州讜聞之挈舟趨泗口貫賊柵以入悛素聞其名握手曰吾僚李延樞嘗爲吾道夫子爲人何意臨教吾無憂矣讜亦謂悛可共事乃謂還與妻子決同悛生死時賊張甚衆皆南走獨讜北行讜未至悛憂之延樞知必來曰讜至可表爲判官悛許諾俄而至悛喜曰聞急飛鳥不敢過君乃冒白刃入危城古人所不能乃勸解白衣被甲賊將李圓焚淮口讜曰事棘矣獨出可以求援乃與楊文播李行實戊夜踰淮坎岸登馳三十里至洪澤見戍將郭厚本告急厚本許出兵



大將袁公昇等曰賊衆我寡不可往讜拔劍瞋目呼曰泗州陷在  
旦夕公等被詔來乃逗留不進欲何爲大丈夫孤國恩雖生可羞  
且失泗則淮南爲寇場君尚能獨存吾今斷左臂殺君去推劍直  
前厚本持之公昇等僅免讜望泗慟哭帳下皆流涕厚本決許付  
兵五百讜曰足矣徧問士曰能行乎皆曰諾讜什面于地泣以謝  
衆旣叩淮有人語曰賊破城矣讜將斬之衆爲請讜曰公等登舟  
吾赦其死士遽登已濟悒亦出兵表裏擊賊大敗讜入人心遂固  
浙西杜審權遣將翟行約赴援壁蓮塘悒欲遣人延勞諸吏憚不  
敢出讜獨往犒而還圍三月救兵外敗城益危讜復請乞兵淮南  
與壯士徐珍十人持斧夜斬賊柵出見節度使令狐綯復詣浙西  
見審權時皆傳泗州已陷疑讜爲賊計囚之讜引李嶧自明嶧時  
爲大同防禦使稱其忠可信審權乃許救合淮南兵五千鹽粟具  
方淮路梗不得進讜引兵決戰斬賊六百級乃克入城上讜叫悒  
與下迎泣表其功于朝授監察御史圍凡十月乃解卒完一州初  
讜求救也過家十餘未嘗見妻子得糧累二十萬讜子及兄子客  
廣陵託悒曰使先人不乏祀公之惠也後以功第一拜亳州刺史  
徙曹泗二州乾符末終嶺南節度使方讜之少耕于野有牛鬪衆  
畏奔踐讜直前兩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引觸竟折其角里人駭  
異屠牛以飯讜然讜癯短才及中人後貴力亦少衰云  
黃碣閩人也初爲閩小將喜學問軒然有志向同列有假其筆者  
碣怒曰是筆它日斷大事不可假後戰安南有功高駢表其能爲  
漳州刺史徙婺州治有績劉漢宏遣兵攻之兵寡不可守棄州去  
客蘇州董昌爲威勝軍節度使表碣自副久乃應及昌反碣諫曰  
大王拔田畝席貢輸之勤位將相非有勲業可紀今不能盡忠王

朝乃自尊大一日誅滅無種矣桓文不侮周室曹操弗敢危漢今  
王僻嬰一城乃爲大逆何邪碣請舉族先死不能見王之滅昌怒  
曰碣不順我邪斥出之碣移書幕府李滔曰順天建元以愚策之  
針可爲稍邪或竊其書示昌昌令使者斬之使以首至昌詬曰賊  
負我三公不肯爲而求死邪抵濶中夷其家百口坎鏡湖之南同  
瘞焉昌敗有詔贈司徒求其後不能得昌已殺碣滔亦遇害乃召  
會稽令吳鐐問策鐐曰王爲真諸侯遺榮子孫而不爲乃作僞天  
子自取滅亡昌叱斬之族其家又召山陰令張遜知御史臺固辭  
曰王自棄爲天下笑其六州勢不助逆王據孤州以速死謂何遜  
不敢以身許王也昌惡之曰遜不知天意以邪說拒我囚之它日  
謂人曰我無碣鐐遜何之事卽害之

孫揆字聖圭刑部侍郎逃五世從孫也第進士辟戶部巡官歷中

書舍人刑部侍郎京兆尹昭宗討李克用以揆爲兵馬招討制置  
宣慰副使旣而更授昭義軍節度使以本道兵命戰克用伏兵刀  
黃嶺執揆厚禮而將用之曰公輩當從容廟堂何爲自履行陣也  
揆大罵不詘克用怒使以鋸解之鋸齒不行揆謂曰死狗奴解人  
當束之以板汝輩安知行刑者如其所言詈聲不絕至死昭宗憐  
之贈左僕射

